

卷九

六百

景

景
文苑
英華

六百
卷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一

書五

省下

上張僕射書一首

谷韓侍郎書一首

上河陽李尚書書一首

上鹽鐵裴侍郎書一首

與常負外書一首

上禮部裴侍郎書一首

復崔尚書書一首

節度上刺史附

與路鄜州書一首

與紅州鄭使君書一首

寄徐泗張大夫書一首

卷廬大夫書一首

上張僕射書

建封

韓愈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自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中皆

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
 克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
 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望一作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
 立喪失其所以為必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
 者非為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
 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
 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強使為是故為
 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
 無太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蜀本有受字教而不好臣其所蜀有字本以
 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
 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和者也直已而行道者
 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能集無能字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

者今之王公大夫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言

此事集作此言進文作言此言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

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

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

執事之待集作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也如此執事之使

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者也如此執事之故成人也名也如此

執事之原於故舊也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

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也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

以禮也如此苟如此則死於事執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

逐隊而超言不敢盡具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人聞執事之

於愈如此也集無也字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

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

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彌於天下曰知己集本疊知則未也伏惟哀察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察焉愈恐懼再拜

答李侍郎書

李翱

還示集有於賢者汲汲惟公與不才耳此言取人得無太寬否灼然太寬夫又何疑此事汲汲如嗜欲之未得自以為勝苟令君耳自所及書記所在載未見其比何意忽然當一時而更有人也故具於後以當講學且自道無愧兼以為戲耳如愚之於人但患識昏知不足以察人為累耳苟以賢為則要不前人相知相識逢便見機巧有惠集作辨故身雖否塞而所進達者不為少矣其鑒賞稱頌人物未甚信其後卒享盛名為賢士者故陸歙州違簡州皆是也好善大疾智識未精彼勝於彼則因而

進之或取文詞或以言論或以才行或以風標或以政術往往亦有不稱於前多矣不可以言其名然亦未嘗以為悔也其中亦有痛與置力後因一禮節不足或因盡言而詰之前人既非賢良遂相反毀損者亦有其人矣且龐士元去拔十失立猶得其半真大賢之言也如鄙人無位於朝阨推於時栖栖惶惶奔走恥尋求食不暇自一十年來賢士屈厄未見有如此比者尚汲汲孜孜集作賢俊如朝飢求食集作如久曠思通如見妖廉而不得親若然使之有位於朝或如兄濟得志於時則天下當無屈人矣如或萬一有之若陸歙州常簡州之比猶奔走在泥土則當引罪在己若狂若顛朝雖飢不及求食集作曠久不敢思通見妖麗閉眼而不觀視遷榮如鞭笞宮割之在躬夫又何集有樂而得安然也不知此心自古已集作來曾有人如是

者否不防大有聖人宥排而生曾有一賢用心近於此乎者若古或有之幸示其人如或無之柰何及言唯公與不材耳如兄者頗亦好賢必須甚有文詞兼能附已順我之欲則孜孜汲汲無所愛惜引拔之矣如或力不足則分食以食之無不至矣若有一賢人或不能然則將焉乞不暇安肯孜孜汲汲為之光後此秦漢間尚俠行義之一豪雋耳與鄙人似同而其實不同也三五日在京尹從叔云某大官甚知重陸滂當時對云士所貴人知者謂名未聞則導集作道之家之貧則恤之身之賤則進之故也若陸滂之賢彰然矣某官之知既甚矣某官之位日見天子足以進人矣開幕辟士足以招賢矣而皆未及陸滂若如此者之知知與不知果同也若實知乃反不知也矣京尹不能對也大凡身當位得志於時慎閉口不可以言知人若知人而不能

進未志得而氣恬體安不引罪在己若顛若狂與夫不知人者何以異也如離婁與瞽夫偕行而同墜溝中或以無目不見坑而墜或以心不在行憂思之病而墜所以墜則殊其所以為墜則同也天下皆離婁也如瞽者鮮矣則其墜者離婁也十八字集作詳則其墜天下如瞽者者皆離婁也心不在焉故也樂道此者蓋以自勵非欲刺手當貴之人當為再三讀之以得伐繫髀而歌焉翺再拜

上河陽李尚書書

杜牧

伏以三城所治兵精地要北鎖太行東塞黎陽在京河南指為輕重自難艱以來儒生成名立功者蓋寡於前代是以杜健不學之徒不知儒術不識大體取其微効終敗大事不可一二悉數伏以尚書有才名德望知經義儒術加以儉克好立功名今橫據要津重兵在手朝廷搢紳之士屈指延頸佇觀政能况聖

主掀擢豪俊考校古今退朝之從急於觀書已築七閩取隴城
緝爲群縣命誅雜虜集作誅今親虜收其土田取其良馬爲耕戰之具
西復京州東取河朔平一天下不使不貢不覲之徒敢自事擅
此實聖主之心事業已彰臣下明明無不知之伏自尚書樹立
鍛鍊教訓揀拔法術尺寸取於古人若受指顧必立大功使天
下後學之徒知成功立事非大儒知今古成敗者而不能爲之
復使儒生舒展膏臆得以誨導壯健不學之徒指從而使之令
其心服正在今日某多病早衰志在耕釣得一二郡資其退林
以活骨肉亦能作爲歌詩以稱道盛德其餘息心亦已久矣下
情日增瞻仰戀德之功牧恐懼再拜

上鹽鐵悲侍郎書

前人

伏以鹽鐵重務根本在於江淮今諸監院頗不得人皆以權勢

干求固難悉儀停替其於利病豈無中策牧自池州睦州實見
其弊蓋以江淮自廢留後以來凡有冤人無處告訴每州皆有
土豪百姓情願把鹽每年利名曰土鹽商如此之流兩稅之外
州縣不敢差役自罷江淮留已後來破散將盡以監院多是誅
求一年之中追乎無已至有身行不在須得父母妻兒錮身驅
將得錢即放不二年內 盡恐逃亡今譬於一本常州百姓有
屈身在蘇州歸家未得便可以蘇州下狀論理披訴至如睦州
百姓食臨平監鹽其土鹽商被臨平監追乎求取直是睦州刺
史亦與作主不得非裏四千里糧直入城投集作使即須破散
奔走更無他圖其聞搜求胥徒針抽縷取千計百校唯恐不多
除非吞聲別無赴訴今有明長吏在上旁縣百里尚敢公爲不
法况諸監院多集作是以貨得之恣爲奸欺人無語路况土鹽

商皆是州懸大戶言之根本實可痛心比初停罷留後衆皆以爲除煩去冗不知其弊及於疲羸即是所利者至微所害者至大今若蒙侍郎改革前非於南省郎吏中擇一清慎依前使爲江淮留後減其胥吏不必一如向前多置人數即自領南至於汴宋凡有宥人有可控告奸贓之輩動而有畏數十州土鹽商免至破滅除江淮之大殘爲侍郎之陰德以牧愚見莫過於斯若問於鹽鐵吏即不欲江淮別無留後其間有集作百若有留後事自能申狀謔呈安得貨財表裏計會分其權力言之可知伏惟俯鑒微集作愚衷不賜罪責牧再拜

與常負外書

劉蛻

蛻性甚二字集作難真頑識不及高嘗以當今由文學求用是其顯遇在執事未知如何蛻輒自愛而庶幾不敢也故進不暇視地

食不及卒哺起居不忘於文窮泰不忘於文雖分不出集有其字吟

實且事也執事以爲愛手未也蛻爲人子二十二集作六年惟初

七年持瓦石爲俎豆戲其餘卒不離前之志也執事以爲事乎

未也伏念方今人人自謂力然沛若有餘今日以執事如重星

輪月爭下堂而觀之畏事已字後耳且乎人之心適在往越而使去

有人正從越來執集事有字車而問於路執事以爲可教與否如曰

吾幸知其徑途安得勿教則執事正可以其手呼而指畫也果

遇他人以其有往而猶不逆則蛻云所愛而事者有謁執事之

餘勇也深如此而已可則道合而服從不可則道異而更學

上禮部裴侍郎書

前人

臨其事不能苟有待而先自請閣下以爲難乎贊功論美近乎諂飾詞言已近乎私低陋催伏近乎鼠竊廣博張引近乎不

敬鈞深簡尚則畏不能動手人諧儼相比又畏取笑乎後情志
激切謂之躁詞語連綿謂之續集作俗夫臨其事而自言者其

難如此也然不有聽者之明言者無病則故當背惶踏株一作

俟乎知者而自知也用者而自用也安能持一言於已難之時

者哉然不得已而言之者亦將自言而已矣又豈敢因其時而

遽言大体哉蛇少則不知小人通生有自可之事樹之為枹蒞

種之為穀粟賈於市釣於江亦以二字集老也無何羅絡舊簡附

會時律懷筆啓一作於搢紳家十二三年矣謂非而習之亂而

成基壯而歷級乘時無難梗寒苦之疲今者欲三十歲矣所望

不過抱關輸力求粟養親而已何者家在九江之南去長安近

四千里膝下無怡怡之助集作四海無強大之親日行六十里

用半歲為往來程歲須三月侍親左右又留二月為乞假衣食

於道路是一歲之中獨餘一月左長安王侯聽尊媒妁聲深况

有病疾寒暑風雨之不可期者雜處一歲之中是風雨生白

髮田園變荒蕪求抱關養親亦不可期也及今年冬見乙集作

西詔書用閣下以古道正時文一作以平律校群士懷才集作

負藝者踴躍至公蛇也不度入春明門請與八百之列負階待

試嗚呼蛇也材不良命甚奇時求而功不成事修而名不副將

三十年矣今而復閣下進之蛇亦得以至公進閣下退之蛇亦

得以至公退進退者由閣下也未可知也干黷尊嚴敢志僂

辱情或須露豈曰徒私不然則蛇也豈敢蛇再拜

復崔尚書書

前人

男子生而射四方所以有四方之志故懷其道不可以退已集作
非其人又不可以動心今蛇也伏念仁人在位野無君子不敢

隱忍自置削簡授僕夫堂上猶遠况千里之悠悠哉亦將天未甚棄果遇閣下響不私崖谷與下高爲應不戮其使得復廬下而又重弊厚詞素未嘗遇知集作如者常爲齊桓公之明活俘而相晏平仲之賢贖隸而友夫俘未至而鮑子先言之桓雖智不逮安得勿相隸未言而晏子已見其色雖智不逮安得勿友豈如左右無先言之人閣下未見蛻之色而與之嘆息乎與之教道乎則斯然後心因閣下而知不復遺恨爲閣下而動已爲幸甚幸甚雖然敢不再拜以謝知己而自道其所得罪蛻早不量已嘗集作常欲與其道以死生樂之自以得其位即集作則欲立殊節於君友不得其位即欲垂長幅於後世而以爲身屈則道不勝語卑則道不明以其誼諱不敢安已矜道也不敢矜於古也伏惟閣下以忘道而圖已孰若道勝而已勞乎從欲而飽其親

孰若道在有君子而復顯其親乎閣下不已行已失態天命拙

塞乃復書問曰恃才傲物歟論議險直歟儕伍擠毀與夫承貴

仕之後身尊而食足然躄辱卒吏猶有陷人於急四字集作隱忍况蛻

近世無九品之官可以籍聲勢而又當時無綿絡之舊無一簞

之食設有成人之氣而窮賤奪其氣矣何能爲也使蛻一旦爲

病狂妄人而行之俄而自成恠笑不止人之恠笑也然則希摧

門以媚嬖勝隨衆口以贊曲松瞻視行坐傾身預起則信乎對

南如面濠壁之相峙也如此豈曰恃才傲物乎險直之在已不

得其人而盡言之則有殺身礫華英作終身殺戮非之福得其人而盡言之

則有忠義諒正之名使蛻前不得其人而言之則身死集作厚已

又得其人而言之則安得困而至此故豈曾論議險直乎蛻伏

以冠衣不完集作高潔趨拜未識威集作無儀又伏念春秋時四人

受縣而後見魏子則古人之之見也其在不受恩之後乎謹重
遣前使以謝殊遇以結後計蛇再拜節度上刺史附直先

與路鄜州書

沈亞之

月日沈亞之再拜稽首言大夫閣下亞之昨去長安時歷別於
所知親友集有門字所知親友謂亞之曰安所適安所為亞之對曰
適廊將假貨於諸候門所知親友賀亞之曰廊有長賢大夫也
喜文學仁義之道故其所為文學仁義之道欣欣焉定其門者
日有之亞之納喜於心充充焉捶馬走僕忘其勞失其急望閣
下之境日近日喜及至之也且觀將謁之禮於其門乃見納客
之官奔奔而不促促而出言不及宣集作吐道不及陳退居三
三日不知所為乃復聽閣下錄取賓士之道高下之等則曰某
方來以某執事書為之輕重書之多者館華集作善宇飽善味書

之次者又次之其有有無困而至者雖辨智過人猶以為狂即
與偶然之輩僥倖之徒退棲陋室與百姓雜處飯惡味且走來
閣下門者亦不獨盡窮餓無依而來求粟帛於閣下亦有抱其
智懷其才聞閣下好賢而來求臧否於閣下而望其推引之濟
耳今一貫而禮一類而惠遺集無此字賢愚顛倒而又以書不書而
為之輕重竊恐天下之士其來閣下之門者皆相爭賚書為糧
受閣下之惠者不曰閣下之惠而皆曰某官之書禮我也何其
媿於閣下集作媿不媿而已而有憤激於中集作表而終怨怒者誠集作竊恐閣下勞費
以取無益亞之愚獨為閣下惜伏惟集作願閣下稍精接士之道
使賢愚明白閣下能如此則知言者四字集作則聞之皆曰集作謂
閣下不悅已之不至而求其方直如此今亞之冒旌戟之嚴敢
言於閣下亦希知言之士聞之知亞之不苟曲於閣下而存其

直如此戰戰無任亞之再拜

與上

一作江州鄭使君書

直以州人

前人

郢岸謫吏敬對所詰引言為書致于九江郡守鄭君閣下詰之既深安集作馬得默默已也固折委譴之於章遂用悉陳惟聽之國朝天后之時使四裔達威德之令皆儒臣自喬知之陳子昂受命通西北兩塞封玉門閉戎虜遁避還而無酬勞之命斯蓋大時之有体臣之當理也然喬死於諛陳死於枉皆由武三思嫉怒於一時之情致力尅害一則奪其妓妾以加憾一則疑其擯排以為累陰令桑梓之宰拉辱之皆死於不命嗟乎嗟乎自是之後臨戎觀危酌逸勞之狀為使者而儒臣莫與矣前年天子以兩河逐叛之兵連歲不解負輓之輸而不造廩庫皆從便道為戰士衣食之給於兩河之間歲尚賑賙輦穀之下執笏常

謁請罷所討者十八九獨諫大夫自以為習知版臣之情日就

窘請得往道

集作藥

愍痛以歸之既可所奏即請以亞之為副又

以為古者單車為使有功則為戎臣輕害之遂欲行請兵以自

柄詔書仍以便宜從事又詔耶鄆鉅鹿兵各以百騎與俱蓋欲

重擊鑿之堪

集作柄

也及過平原郡城而有常山卒分車之諫大

夫因令亞之為書檄之書成亞之題帛引弓射書於常山師師

得書以期請降滄海之人聞之降者日百有餘輦及滄海寇款

與符印偕至即請以城歸使者是日往受城亞之復引前驅騎

為先至滄海同捷與其徒繫頸者服纒不帶伏軍門之左委命

於使報事於是諫大夫遣河南將石稅部獻闕下稅夜殺同律

於平昌亞之分道馳還以執事道中不得乘乃乘羸驅馳至具

魏之問守長皆為難日晏不得食因中病於南

集無此字

廣武之間

歷再旬而謫書降即奔所委令閣下罪諫大夫以爲狼急忘體
冒危取禍習傳不察其端本附言和唱敢避忌應對哉昔者鄴
生憑軼下齊城七十韓信劫而烹之在前代且尔况今持兵連
營淹歲經時既費且敗萬無以自塞之際而臣使幸命詔銜解
羈裂網之恩啓萬死重之生路起曝鯁就鼎之命集作枯彼不思
於降復何歸矣今習詩書步規矩而進於是者固未嘗習武事
况親於戰鬪之間郭必多武臣之言以爲信何者重已之不李
佑避能而城邁越之談也或亦有詰亞之日李佑避壁攻平原
城城危且急尚不聞有效且使臣居聞曾不逾月而云城降者
何端亞之應之曰獨不見童子之情乎夫童子思與終身之益
何惡而不附乳母蠕蠕之常恩而投戀肆喜何者氣微意迫則
毅容之難洽而告訴之言在前也是則向使之卒被堅申持銳

鋒以相攻差剛決於敵者不瞬而殘形喪魄矣有如使臣之照
諭明白寧有忘生趨死之倫乎此解柝之言城不當爲閣下說
說亦不能降聽以委達集無達字書之丁寧者蓋欲流之於世以俟
通方之士次弟於所怙耳梗概之錄干文於詞亞之敬再拜

寄徐泗張大夫書

符載

明公材畧橫世氣爲人傑旌節森然先鎮東徐靜則近鄒魯之
士講詩導禮動則駕貔貅之卒肅清淮海名問休烈風動四方
節士義夫孰不投心甚善甚善真天子文武大臣共載迂儒不
才越尋常間敢以踈鈍切懷風槩如是星霜十周天矣緬彼山
川遼夏蕭條世多械束一作未由造請復欲牽文字誠書功
德事無端緒殆似行佞懷緘浩思殊鬱鬱不快也適值去年秋
有冠軍將軍李圓者道來自東狀貌不凡三扣柴荆載意其偉

士延坐與語語酣中起議及劔術云嘗以青萍賦公乃發篋篋
出閣下寶劔銘相示載裁不明敢懸貸人因覽文以異劔觀劔
以竒文錄是以憑之為聰明依之為肺腸一作復恣陳蕪穢妄有
紀述據拾冠軍之行跡鄭黃執事之美一作羨茂得為通誠導意
之因緣也大凡人_之有生處而道德不滋於身者竊兩懼之光
明也仕而功烈不彼於世者偷大君之珪組也况乎屬一詞比
一事上不陳教化次不遂志意皆游言也豈曰文為一昨諷公
之製聳文豪爽立意健激首則見定忠固義之分未則存十作見
策勲樹績之心識者謂公異日必師諸侯蕩蕃虜拔烽遂於
迫塞洗腥臊於纒莫黃河九曲為大國池沼然後拜閭闔和陰
陽炎炎赫赫載勲盟府豈獨擁旄按甲長于一方而已矣載不量
氣力庶慕區區之分借如智盧缺薄無裨絲髮亦欲如班孟堅

之比為寶車騎客燕然之石公謂之何哉載今蹙然飛書遠聞
伏以冠軍緣公而德彰小子援公而思勇即託記錄之因輒以
葛溪劔志為名屬事相交官諧寓獻貴賤不侔禮實異儀輕用
塵忝臨風震悚閣下或為休庇若將獻酌張布綿續鋪映麻象
命使令問訊江君本走之僕山中茅舍偶目詳憶耳不宣載再拜

荅盧大夫書

前人

貞元元年八月二十五日野人符載再拜頓首上書于觀察使
大夫盧公某伏見古人或出以行道或處以向晦皆其德不昧
其迹不辱者以其立身之本固動靜之分明也載顧敬細之材
無穰桶之力盡力妄進祇取顛沛故廬山南住有一畝之宅有
友生刃人切切惔惔更巡鼓琴意者擬立誠絜矩師避地避言
之義豈曰嘉隱以千聞達是月二十一日賢都水弟叔姪至止

伏奉書諭猥加詞飾捧緘開讀光曜林壑蘊蓄漸懼若無憑依
伏惟大夫天子碩臣包匭冠申文武皇皇作藩於唐以河海之
廣濟游沫之物曲存惠好俯慰顛顛則士君子相顧而言曰以
方伯高明之尊以野客草茅之賤尚能降損懷抱招納以禮况
四方多士得不望塵欽義奔走於下風者耶方今江湖上棲鯨
鯢之地皇帝以襟帶軫慮授大夫以安之恭聞旄鉞之至也正
不煩吏不擾帷幄多賢傑軍旅有叙事黎人熙熙各遂生性爰
及巖谷亦云削遙是知凡在府廕孰不幸甚載誠且被荷服躡
芒屨拜挹旌於戟之下常以山中氣寒嬰內藏之高病風搖落
寢欲增劇未申悃欵良月震恐候羸形支持堪自興運端神肅
氣側聽精微之論伏惟少賜鑒燭以達愚悃幸甚幸甚不宣
載再拜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一

登仕郎胡柯卿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二

節度下 刺史附

與干襄州 集作陽 書一首

上集作 張徐州薦薛公達書 一首

代張籍與浙東書一首

上賈滑州書一首

與京西節度使刑部尚書書一首

與池州李使君書一首 與宣州崔大夫書一首

與浙西盧侍郎 集作大夫 書一首

幕職上

與顧記室書一首 上雍州高長史書一首

節度下

與襄州 一作陽 書 韓愈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再 集作再拜 奉書尚書

集作之士負天

閣下夫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

下之望者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

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

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

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

遇之踈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

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感感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

之所為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論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

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而未嘗敢以聞於人側聞閣下抱

批本不世唐諱一有之才特立集作獨行道方事而實卷舒不隨

乎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

知於左右獲禮於閣門集作下者豈求之而未得耶將志存乎立

功而事事乎報主雖遇其人而未暇禮耶何其宜聞而久不聞

也愈雖不才其自處不敢後於恒人閣下將求之也集無而未

得歟古人有言曰集無請自隗始愈今者唯朝夕芻米僕賃之

資是急是集無不過費閣下一朝之宴集作而足也如曰吾志

存乎立功而事事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

之也世之齷齪者既不自以語之集以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

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為文一十八首如賜觀覽亦

足知其志之所存焉集無愈恐懼再拜

前入

上集作張徐州薦薛公達書

愈聞士有已未達如達人者夫夫大意寧實之哉小子誠其人今

言則無故過濡恩惠思以極報之也謂伏惟閣下仁義風天下

任帝室宏寄名譽之美刑政之威化道集作之事使四方先聲

色之娛

集作則亦先四方声色之娛

金帛之富車服之制以從之

無此二字則亦稱

顯位雍容暇豫而

一作於

又何求則可以取特達不羈之士奉之

以非常之禮俾擢名天下谷天子鴻恩側見河東薛公達年二

十有六抱驚世之偉才發言挺志曼絕

集作

天秀服仁食義融

內光外直剛簡質與世不常想其升朝廷議凜瑩冰玉隱隱潛

姦滅心鏘謀然今尚幽塞未光破

集作

縮銘利靜

集作

居河洛

惟高公之清風驅馬千里文以為贊求拜華軒公則見之矣

集作

遇采集甚厚懼左右者不明喜蔽能善黷視聽不以今之譽言

冀吞舟之魚則踈施溥禮天下取特達之士亦難大夫其裁之

代張籍與李浙東遜書

前人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嚮一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承李公閣

下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師之職生一方得

集作

專制於其境內者唯閣下心事犖犖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

於集宵中矣近者閣下從事孝協律翔到京師籍於李君朋友

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間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

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予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益

聞所不聞籍私獨喜常以為自今已

集作

後不復有如古人者

於今忽有之退而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宵中雖

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

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吐出宵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既數

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育廢有所能人雖育當廢

集有

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泝水東士州戶不下數百萬

不育者何限乎中丞取人古當問其賢與不賢不當討其育與

不當育也當今育其心者皆是也若籍自謂獨育於日再其心則能別集作故能字是非若賜之坐而問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蜀本有心心中二字平生所知見閣下能信而置蜀本作致之於門耶籍又善於集作為古詩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集有也字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坐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聽如集作聆吹竹彈絃敲金擊石也夫育者業於藝必事故樂工偕育籍儻可與此輩比並乎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飢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育未甚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日月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也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亘如何報也閣下裁之集無之字度之籍暫覲再拜

上賈滑州書

前人

愈儒服者不敢用他藝蜀作本術千進又惟古執贄之禮竊整頓舊所著文一十五張集作首以為贄而喻所以然之意於此白豐山上育鍾馬人所不可至霜既降則鏗然鳴蓋氣之感非自鳴也愈年二十有三讀書學文十五年言行不敢戾於古人愚故集作固泯泯不能自計周流四方無所適歸伏惟閣下昭融古之典義含和蜀本作華發英作唐德元集作臣簡棄詭說保任皇極是宜小子刻心竦慕又焉得不感而鳴哉徒以獻策閣下方勤行役且有負薪之疾不得稽首軒偕遂拜書家僕集作童待命於鄭之逆旅伏以小子之文可見於十五章之內小子之志可見於此書與之進敢不勉之與之退敢不從集作退進退之際實惟閣下裁之

與京西節度使邢尚書書

前人

月日客有昌黎韓愈者謹再拜上書閣下布衣之士身居窮約

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者不借
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不諂王
公大人雖甚貴州而不驕其事勢相須其文作粹而先後相資也今
閣下爲王瓜牙爲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遠
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夫夫平生之志願哉是豈負明
天子非常之顧遇哉赫赫乎泱泱乎功業遂日以新名聲隨風
而流宜乎誰呼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
一傳或願操一戈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湟然而未至于乎一作於
是者亦蓋有其說云集作蓋亦有說云豈非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
未甚憂請粗言其事閣下誠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
閣下夫以貧賤而來於富貴正其宜也閣下之財不可以徧施
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閣

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志而愚日遠矣假

如愚者至閣下一千以金與之賢者至集作又以千金與之則愚

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欲求得集作待士之道盡於此而已矣

欲求士之賢愚在於精賢博採之而已矣精鑒於已集作也固已

得其十七八矣又博採於人百無二遺者焉若果能集作行是道

愈見天下之行帛不足蜀本有以字書閣下之功德矣天下之金石

不足蜀本有以字頌閣下之形容矣愈也固布衣之士也生七歲而

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而而擢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前古

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世之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集作常

以天下之安危在邊故六月于邁來觀其師及至此都徘徊而

而不能速去者誠悅閣下之義願少立於堦墀之下集作際望見君

子之威儀也居十日而不敢進謁者城以左右無先爲容也惧

閣下以衆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耻徒悔恨於無窮故先陳此書序其所以來之

集作之字

意閣下其毋以爲狂而以禮進退之

幸甚

集本無疊幸甚字

韓

集無韓字

愈再拜

與池州李使君書

杜牧

景業足不僕與足下齒同而道不足同下性俊達堅明心正而氣和飾以溫慎故處世顯名無罪悔僕之所稟闊略踈易輕微而忽小然其天與其心知邪柔利己偷苟說諂可以進取知之而不能行之非不能行之抑復見惡之不能忍一同坐與之交語故有知之者有怒之者怒不附己者怒不恬言茅舌道其盛美者怒守直道而違己者知之者皆齒少氣銳讀書以賢才自許但見古人行事直當如己未得官職不親形勢潔潔集作小輩之徒也怒僕者足以裂僕之腸折僕之肱知僕者不能持一

飯與

集作資

僕僕之不死已幸况爲刺史聚骨肉妻子衣食有餘

乃大幸也敢望其他然與足下之所受性固不得位列齊立亦抵足下疆壠畦畔間耳故足耳憐僕之厚僕仰足下之多在京城間家事人事終日促束不得日出所懷以自曉自然不敢以輩流間期足下也去歲乞假自江漢間歸京乃知足下出官之由勇於爲義向者僕之期足下之心果爲不謬私自喜賀足下果不負天所付與僕所期向二者所以爲喜且賀自己也幸甚幸甚夫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復曰吾不誠故藝聖人尚以少賤不誠乃多能有藝况他人哉僕與足下年未三十爲諸候幕府吏爲四十爲天子廷臣不爲甚賤不爲不誠矣今者齒各甚壯爲刺史各得小郡俱處僻左幸天下無事人安穀熟無兵期軍須速負諍訴之勤足以爲學自強自勉於未聞未見之間

僕不足道雖能爲學亦無所益知足下之才之時直可惜也向者所謂俊達堅明心正而氣和飾以溫慎此才可惜也年四十爲刺史得僻左小郡有衣食無爲吏之苦此時之可惜也僕以爲天資足下有異日名聲跡業光于前後正有今日可不勉之僕常念百代之下未必幸何者以其書具而事多也今之言者必曰使聖人微旨不傳乃鄭玄輩爲性疏解集作之罪僕觀其所解釋明白完具雖聖復生必挈置數子坐於泮夏之位若使玄輩解釋不足爲師要得聖人復生如周公夫子親授微旨然後爲學是則聖人生不終不爲學假使聖人生即亦隨而汨一作之矣此則不學之徒好出大言欺亂常人耳自漢已降其有國者成敗興廢其業蹤跡一二億萬青黃白黑據實控集作有皆可圖畫考其來由裁其短長十得四五足以應當時之務矣

不以古人窮天鑿玄躡於無踪筭於忽微然後能爲學也故曰生百代之下未必爲不幸也夫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此乃隨所見聞能不亡失而思念至也楚王問萍實對曰吾往年聞童語而知之此乃以童子爲師耳既叅之於上古復酌之於見聞乃能爲聖人也諸葛孔明曰諸公讀書乃欲爲博十耳此蓋滯於所見不知適變名爲腐儒亦學者之一病僕自元和以來以至今日其所見聞名公才人之所論討典行制度征代叛亂考其當時叅於前古能不忘失思而念亦可以爲之家事業矣但隨見隨忘隨聞隨廢輕目重耳之過此一學者之一病也如足下天與之性萬萬與僕相遠僕自知頑滯不能苦心假使能學之亦不能出而施之懇懇欲成足下之美既日既受足下之教於一官一局而無過失而已自古未有不學而能垂名於後

代者足下勉之大江之南夏侯鬱濕易生百疾足下氣俊膏臆
間不以惰忿是非貯之邪氣不能侵憤陰一作防是晚多食大醉
繼飲其他無所道牧再拜

與宣州崔大夫書

前人

其再拜閣下以德行文章有位於明時如望江漢見其去之咨
天沈汪澶漫不知其所為終始也復自開幕府已來辟取當時
之名士禮接待遇各盡其意後進絮絮以節業自持者無不願
受閣下迴首一顧舒氣快意自以滿足今藩鎮之貴士地兵甲
及生殺與奪在一出口終日矜高與門下後進之士崔得失去
就於分寸銖黍一作兩間多是其人也獨閣下不自矜高不設暫
墨曲垂情意以盡待士之禮然和進後絮絮以節業自持者無
不願受閣下迴首一顧舒氣快意自以滿足此固然也非敢苟

佞其詞以取媚也不知閣下俯仰延遇之去就幣帛筐篚之多
少飲食獻酬之口樂各用何道閑夜求日三五相聚危言峻論
知與不知莫不願盡心於閣下壽考無窮福祿祝之牧雖不肖
則亦千百間其一人數也鹿鳴宴羣臣詩曰既飲食之復實幣
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吉日詩曰宣
王能慎微接下無不盡心以奉其上焉自古雖尊為天子未有
不用此而能得多士盡心也未有不得多士之盡心而得樹切
立業流於歌詩也况於諸侯哉夫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司馬遷曰自古富貴其名磨滅不可勝紀靜言思之令人感動
激發當寐而寤在飢而飽伏希閣下濬之益深築之益高緘鐫
之益固使天下之人異日奉閣下之德不替今日則為宰相長
育人材興起教化國朝房杜姚宋不足過也某也於流輩無所

識知承風望光徒有輸心効節之志今謹錄雜詩一卷獻上非敢用此求知蓋欲導其志無以為先也往年應進士舉曾投獻筆語亦蒙函稱於時今十五年矣於碩樽中為之不已矣集作人於其事一有不字不稍工不敢再錄新迷恐煩尊重無任惶懼某再拜

與浙西盧郎集作大夫書

前人

牧頓首再拜牧年二十六由校書郎入沈公幕府自應舉得官凡半歲間既非生知復集作亦未涉人事蔭少意銳舉止動作一無所據至於報効施展朋友與游吏事取捨之道未知東西南北宜所趨嚮此時郎官六官一顧一有字憐之手携指畫一一誘教丁寧纖悉兩府六年不嫌不急使牧無太過而粗知所以為守者實由郎中之力也去歲乞假路由漢上負外七官以牧嘗獲知於郎中惠然不疑推置於肺腑集作肺間牧侍郎中之知亦

敢自道其志公私謀議各悉所懷一俯一仰如久而深者又欲資郎中負外之為階級遠于尊重欲望收郵部筆伸紙以復踰於三四因曰既階級矣爰集作步欲升堂與排闥而入者事不同日式微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必有仁義與我所以處而不

幕職上此非邵幕

與顧記室書

徐陵

吾伏事天朝本非舊隸殿下殊恩遠垂薦拔故常戰戰慄慄耳庸謹庶其愚老無負明據近者既居臺轄唯務奉公去年正月十五日尚書官大朝元凱既集丞郎肅然忽有陳慶暄者帽簪

釘額紅條布裹頭虜袍通踝胡靴至膝直來郎座遍相排抱或坐或立且歌且詠吾郎呼舍吏責列不答而走反其憾恚妄相陷辱至六月初遂作育書便見誣謗聖朝明鑒悉知虛罔唯云吾取徐樞為臺郎南司檢問了不窮推承訓劾為信言致成隳免此事寃枉天下所無吾市徐樞宅為錢四萬任人市佑文券歷然不蒙申理見枉虛巧二者樞是故少府卿鱗之子鱗殞身候景之役又為西臺所謂兗州左衛官位甚高未知其子何忝郎署魏晉之前如為又遠宋齊以降其例甚多如徐愛院佃夫子之可不得郎官耶記文卿公向璉皆為列棘豈况雜曹郎乎三者樞入身梁朝鮮裼岳陽王小府墨曹承聖時為固敬常晉安王諷席文墨具存陝西官爵乃多浮濫更補臺郎不為勝擢未知何忽推宅貨官四者徐領軍節度自啓樞為郎勅付選序

吾既不啓據又不為選職所可相關止是得中候相聞為呈啓而已以此見罪一何寃濫吾惜在承華是弟所悉行年六十無復儕傳非意餘生忽此誣謗堯有驚於讒說孔將惑於拾塵雖復聖主機明不能委照殿下德高兩獻風美二南億兆歸心衣冠有託久願通啓披訴聖明伏見軍戎一作戎機多務所以致祈冒弟與吾從卷丞一作丞迴星紀故人如此寧不矜歎耶侍言有便云何且為啓聞一蒙神監照其枉直方殖幽泉無恨仄壤伏凱謁帝承明緒言多次服矜遺老曲賜湔濯則殿下前時妄澤匪復偏私遂吳良延薦之恩無王舟所舉之謬吾得方辭武騎求附梁賓雖魏疑作魏家丞庶呈秋實緣弟深眷故此敬憑干謁非非宜益懷悚慨徐陵白

八月十五日三原縣尉國趙李嶠謹再拜奉書明長史一作明長史公執

事嘗聞諸師日易称君子或出或處盖君子與一作以時消息

從道汗隆故其處則閉重玄坐虛白龍盤風峙一作桂郁蘭芬

下生川嶽之氣上發星辰之象其出則攜景光吐文質風雲相

召日月爭明撫八翼而登大階提七星而酌元氣夫然故終始

享吉進退利貞今嶠當休明之期權去就之分滄州密迹未貞

嘉遁之名一作閭闔洞開不列享衢之步顧嘗希仕尺寸徇祿

斗升僮一作僕之與隣趨一作走之為使一作婆娑塵之下一作

蹕蕃籬之際區區短懷亦云可見矣抑貧賤寔雖降志顛沛不

可違仁是用終夜九迴一朝三省惧斯言之感玷將細德之為

累至於有文無害之政得玉喪寶之談服以周旋庶乎聞達然

以守其愚直任此拙難一作入門無為言之侶出谷罕求聲之

援生平愚曲唯以下調相哀疇昔朋遊詎有中人身識誠不幾

乎幽蘭芳蕙實有愧乎枯木朽株自獲忝徵班預聞賤事佩紛

論之雜訓承爾穆之清塵有日矣亦曾越嚴序趨下風希口吻

之芳音候眉宇之陽一作氣而堂上百里驥明無撤噐之因門

下三年毛遂之處囊之地雖願披心膽欲進疑誠雲漢逾邈風

流遂遠夫客果有能或作客不孤或作彈劔之食士實難盡誰

知執失之工皆昔人所以慷慨於神交慙勤於知己者也伏惟

君候日門翔照天地撫翼厨開銘鼎庭列歌鍾吐壘壘之言植

堂堂之望河陽春樹開四照於詞林洞庭秋水清流於心鏡若

夫標置度量權衡物理蕭公畫策不深一作弘遠之規孟子持

籌未極精微之數粵若啓一作金閣排玉堂利見九五差蹤二

八或奏昌言伏丹地一作而心啓或一作迴天獎立一作紫樞

而自送南宮秘署出入生光西京神輔指麾成俗固已羽儀振
鷺輔彙羣龍者焉下走家本燕南居候昔臨趙北負書懷刺方
致維桑之禮賁帛翹車行一作幸枉錯薪之薦愷悌之慈允洽敷
腹之好不忘洎解褐中林易農下邑希光東壁猶是貧女舊隣
激水西江非復達人前惠鄙賤一作西之質未改提獎之恩已別
昔時薑桂早因得地而生今茲桃李翻以無言受棄豈非時亨
其會命基一作基其通者乎今餘秩無幾解巾有曰便當劬襟初
服收拙後塵何去何從罷龜策之臧否自開自落任天地之榮
枯宜其卷舌吞聲滅影削跡不干執事之紀無煩左右之聽徒
恨勤誠累歲而丹慙不通服道弥年如白頭成諺所以低迴一作迴
岐路杼軸蓬心擲翰操觚而不能自己者也夫引往納來江海
所以深廣損上益下乾坤所以光大是故虛己之求有屈位而

申道汎接之愛或開德而受物若乃崇峻宮垣高鎖閫奧使屬
睇之目融愈深而照窮仰止之心限弥高而望絕仰一作御賓以
之失位簪客以之亡一作無門將恐慕義之夫思爲黃鶴之舉企
景之客不作真龍之遊願居候垂古人之風申國士之分假其
白璧之契接以黃金之言不忽當年要之卒歲則重如能掌府
中饒散一作取義之賓輕若鴻毛節下有狗生之士矣散薦狂斐
一作妾惟居候擇焉嶠再拜一作皆唐文粹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二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三

書七

幕職下

上絳州上官司馬書一首

與京西幕府書一首

州縣部

與雍州崔錄事司馬錄事書一首

與下縣崔少府書一首

刑法部上

獄中上陳後主書一首

中獄上隋高祖書一首

臺上巡察覆囚使歷城張明府書一首

幕職下

上絳州上官司馬書

王勃

月日龍門百姓某謹再拜奉書于司馬上官公足下蓋聞靈化

出於窈冥帝圖寄於寥廓聖人生而萬物觀太階平而四國會
故曰有非常之后必有非常之臣有非常之臣者必有非常之
績至今雷奔雨噴風前疑電轉拾青紫俯仰取公鄉於朝夕雲
臺迫漢南宮列元宰之圖霜戟羅門北闕據名臣之第嘗見
之矣至若時非我與惟略頓於窮途道不吾行高材屈於卑勢
孔宣父之莫達位未列於陪臣管公明之傑秀名近終於郤屬
有時無主賈生獻沅涕之書有志無時孟軻養浩然之氣則一
有焉氣非妙造無端盛衰正乎其域神期有待動靜牽乎所遇
向使太公失於周伯則旗亭之屠父韓信屈於蕭何則轅門之
餓隸又焉得鷹揚豹變吐納風雲者哉故曰知與不知用與不
用觀夫得失之際亦窮達之有數乎其有邀時譽忘廉恥徇苟
得設向皆於朝走立縱橫於勢利舉三寸之苦屈辱豪門奉咫尺

尺之書逶迤下席自皆謂材足以動俗智足以濟時鍾鼎輝其
顧眄蓋生籍甚豈知夫四海君子攘袂而耻之乎五尺微童所
以固窮而不爲也此蓋莊周有言言所以得意而忘象而忘言
語也談何容易易稱書不盡言知談之不易而欲言之盡以思
之良可知矣下官者康衢之賤耳嘗聞闕里之言頗挂平與之
目豈不知塵形俗狀游水鏡而多慙抱鼓援鞞偶雷門而自失
而欲刻鵠飾鳧唐突高餘者邪徒以登山泛海庶測高深執炬
傳螢希增日月三奔九合下官聞管仲之風千載一時君侯受
鮑卿之託是以敢陳其徑廷一作廷不然則秋風明月西江留
獨往之因桂嶠私巖南山有不羣之地矧區區者而重高明之
閫闔君侯極天分構振瓊樹而韜霞帶地疏源握殊胎而冠月
鱗軒羽殿瑤臺降鄉相之榮鵲印蟬簪金社發公候之始青臯

獨淚望鴻漸而翻霞丹穴高鳴對鷓池而矯霧巖助以賢良待
 詔未厭承明汲黯以方書拾遺終榮卧理藩維克振既叅來暮
 之歌邦國不空自有康沂之相加以椎材廣度散琬琰於膏懷
 逸氣猶文運風霜於掌握迫青霄而構舍一作烟霞之涯淡莫
 尋振滄渤以流謙江漢之波瀾未測權靈於桂趙席垂棘知歸
 辦群籍於莊軒懸匏自記一作賓階夕敞清河銷驥贄之虞虛
 榻晨披禮得龍驅之地方當翊贊宸極羽儀台屏豈徒偃仰州
 縣勞事藩庭而已哉借如僕者言不滿於卿黨聲不出於堂閭
 東海取樂於簞瓢南山畢志於文史飡花佩葉入蘭室而談玄
 挹露攀霞坐松扃而爾逸揚子云之澹泊心竊慕之稽叔夜之
 逍遙真其好也未嘗露才揚已飾小智以驚愚假勢憑時託
 中人而樹迹而遍遊天下寒一作心於於將相之門獨守太玄

側身於名利之境嘗謂奉琴庖於北墉詠詩禮於南陔坐商洛
 而折一作雲英臨江湖而採煙液生願畢矣而屬寫扃傳逸頻虛
 不次之階鶴板徵賢累發非常之詔吾有道吾豈瓠瓜承達人
 一顧之榮辱公車再辟之禮平津侯之博物終屈奉常賈大夫
 之才名猶逢絳灌况庸者而可免於此乎君侯要津先據圖海
 盛於當時下官覆簣方勤為山始於今日雖陵深谷變絳非入
 室之賓而晝詠宵吟敢預升堂之列夫以幽明不測尺標見天
 下之心巨細相傾寸管合義舒之度豈非道存斯貴理在必亨
 霸略近發於興歌皇圖不隔於芻議故有榮枯絕等奉推轂而
 欣然年勢不伴受分庭而罔愧風規可接惟君侯體之今古未
 殊則下官願矣常恨霜松列澗萬尋無罩月之期露草滋山寸
 莖有稍雲之望斯則聲實困於兼濟才位難於俱立况乎地勢

不足以夸俗容貌不足以動人寔寔藪澤安足以奉高明之咳
嚙也所冀蠅階賤質附霞足而追魃蚋序輕姿託霜毛而絕海
委名厲已蛟鐔申獨斷之能偶跡當仁驪珠鮮閣投之懼天衢
可望指鵬程而三休巨壑難遊伏龍門而一息死罪云云

與京西幕府書

劉蛻 見文集

漢武帝聞子虛賦初恨不與相如同時既而復喜其人之在世
也若然者君蓬蒿而名聞於天子貴富固不足疑其來爵士固
不足畏其大今按其傳云官則止於使者居家初則甚貧嗚呼
有才如相如有好才如武帝然而不達者蛻知之矣于時武帝
以四鏡爲心中國托弱爵士酬於謀臣金帛竭於戰士雖念一
篇之子虛固不能減十夫之口食耳矣蛻也生值當時天下無
事以文爭勝得居第一獨蛻居家甚困白身三十過於相如者

蓋無人先聞子虛於天子今又不然使有聞之於今藩翰大臣
則其人自不廢棄老死者也嗚呼時異矣事古矣相如之時雖
遇天子不能致富貴于今之時遇藩翰大臣則足以叙材用伏
惟執事以文學顯用之士得失無不經於心謂小生之言何如
哉

州縣部

與雍州崔錄事司馬錄事書

李嶠

月日三原縣尉趙國李嶠謹再拜致書於崔錄事司馬錄公

一作事

執事嶠聞彩異彰施行足以遇離朱之目殊聲操暢未可以接
延陸之耳况乎玄黃莫主宮徵舛節將何以移於好事籍賞知
音者乎伏惟公爭思侔天假道合神契清襟與秋水俱映縹藻
共春葍競發風雲感其聲律牆仞深其闔奧羽陵緗簡遙開博

紆之門洞庭金石近入鏗鏘之韻固以重規坐右連華史筆深
思匠之真答畢文心之能事嶠學術蕪淺才藝寡薄弓冶遺業
獨事斯文而衣冠後進多慙接武頃以三餘暇景四時風月斗
酒娛樂嬰鳴感召春還江北時興楚客之謠木落淮南斥動潘
生之思有同狂簡無近雅什不意頻降德音猥垂訪逮恭承嘉
惠揣摩虛寡鑿淄水而慙容遵壽陵而惡步但以螢燭光耀尚
增輝於暘谷畎澮微流且朝宗於水府敢緣斯義土呈如別大
夫攄思空擬於登高小子裁章顧羞於調下某再拜

與夏縣崔少府書

前人

安成足下伏聞高義之日久矣緬惟徽範處想德音山川閣袂
風月勞心何嘗不煎九迴若百慮向清風而披襟仰高門而企
躅然執事者庸詎知哉蓋理或冥符雖遠必契物有彙感雖遠

少臻龍虎鬱風雲魚龍

一作鳥

歸林壑同聲相應孔父精微之書

同翼共飛馬生通博之史僕竊不遜仰希古人以為天下襟斯

一作帶非

四海兄弟疑平生於千載感其義

一作意氣

或一言或垂膠漆

不能同其異苟志合楚越無以異其同萬里比鄰寧須群聚而
會百年叶契何必偃伏而遊昔者鍾君西入邀將生為臭味延
陵北遊疑國僑為舊識斯並未言而信不介而親芬若椒蘭婉
同琴瑟何哉誠相期之有素也若下官者落拓無繫支離少合
何嘗効一藝於友朋閔一作開一奇於鄉相形淪散冗名弃草澤
通人曾接嘗談士不以挂言行為稍累動或嗤鄙然敢獻區區
之心者徒以螢燭之光不建日月而稟照之理同涓滴之水無
競江河而體潤之原一也故輒布之於左右以為魏蜀兩俊可
復生於今吳鄭兩賢不美燭於古此褊心所度足下豈有意耶

且僕知不効於一官謀不周於千慮德慙季路訴甚伯寮畏此
簡書就茲文墨首路之日馳情下風不謂鸞雀聯翩鴻鵠已遠
形留神往室邇人假孤此宿心延佇何極然喜遇賢季得抒幽
襟直置心許居然自擊籍以通家自任更將覩奧爲觀聊下拂
塵之榻便登勒銘之座芝蘭在室久久逾芳花萼連枝譁譁交
映徒觀其室居閑曠庭草蕪沒高窓納景密樹栖煙筵有中兵
之琴索多濠上之帙環情落落無事草玄虛館陰陰自然純曰
此教吏之遺賞高人之遠致也加復披玩華藻終朝忘倦珠明
玉潤雲蔚霞舒符彩相燭掃聲間起彫逾繪素采奪華蟲之飾
韻動旋宮響入飛龍之奏三月忘味疇足爲多一朝投筆於是
乎在想望光景若覩清顏下官才不逮人學非通敏徒以聞長
者之餘論忝好事之未流有時感激斐然牽課但短綆之才嗟

於不及挈瓶之智患左屢空頃者閑塞羈遊風塵旅泊抒情歌
事略有短篇未足追踵詞人亦其以言所志竊不自外思簡知
音所異南郢之聲時參委巷東里之潤或被庸章則駕駘獲薦
於九方腹背可傳於六翮矣仍恐豚肩禱薄未足享盈車之報
摗餌非香能致吞舟之獲耳僕事已清白尋就西轅仰承背夏
涉秋方期戾止契濶不一作未會我勞何如勉敬風猷時郭景行
李某認一作白

此篇六百八十七卷重出今削去注異同爲一作刑法部上

獄中上陳後主書

傅緯

夫人君

陳書作君人

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

南史作點黎

省嗜慾遠諂佞

未明求衣日肝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
過度不處効廟之神事媚謹昏之鬼小人在側窟豎再權見

陳書作惡

忠直若仇讎視黎民

陳書作百姓

如草芥宮女

陳書作後宮

曳騎繡

廐馬餘菽粟百姓離散

南史作北廐

轉

陳書作壁

尸蔽野貨賄公行帑

藏損耗神怒民

南史作人

怨衆叛親離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矣

後

主怒賜死

獄中上隋高祖書

于仲文

見隋書本傳

臣聞春生夏長天地平分之功子者臣誠人倫不易之道曩者
尉迴逆乱所在影從臣任重官河地居衝要嘗膽披戈誓以必
死迴時購臣位大將軍邑萬戶臣不顧妻子不愛身命冒白刃
漬重圍三男一女相繼淪沒披露肝膽馳赴闕廷蒙階下授臣
以高官委臣以兵革于時河南兇寇狼顧鴟張臣以羸兵八千
掃除氛侵摧劉寬於梁郡破擅讓於蓼堤平曹州復東郡安城
武定永昌鮮亳州圍殄徐州賊席毘

尉迴將也英華作虎貌非

十萬之衆十

戰士崩河南蟻聚之徒應時戡定當群兇問鼎之際黎元乏主
之辰臣第二叔翼先在幽州惣馭燕趙南鄰群寇北捍旄頭內
外交撫得免罪戾第五叔智建旗黑水與王謙爲鄰式遏蠻陬
鎮綏蜀道臣兄覬作牧淮南坐制勅敵乘機勦定傳首京師王
諒謙竊據二江叛渙三蜀臣第三叔義受賑廟廷恭行天討自
外父叔兄弟皆當重寄或銜命危難之間或侍衛鈞陳之側
合門誠疑真不可明伏願垂泣辜之恩降雲雨之施追草昧之
始錄涓滴之功則寒灰更燃枯骨還肉不勝區區之志謹冒死
以聞

上巡察復囚使歷城張明府書

李嶠

日月涇州安定縣尉趙國李嶠謹再拜上書明公足下側聞幽
明三光止水洞窮神之察雷電六爻連山繹噬膚之象是以金

祗獻序肅帝典於秋霜瑞節宣風播皇華於春澤鷓鴣司讞黃

涉

疑作

俟清問之神仁獬推姦素簡飛惠文之筆賓舜門而佇

穆指軒効而靜害分聽之寄其在茲乎伏惟某公孤官授社昂
臣疏宗登雅譽於祥鳧照禎鞅於瑞鵲青衣西指標玉墨之英
詞紫羞南浮燮金陵之間氣若乃地華承懿天才嗣武連十珥
於中陽疊雙都於上國遺編默覽粹識表神聰化池昭業精藝
鄰於聖道仙查泊宿懸河通博望之津天口飛鉅鬼谷禪縱橫
之術文用足矣學而優矣然後銅章底務絃佩維襟泱泱大風
汎游歌而成韻巖巖崇袖應密琴而度曲誠招異感春狎仁
童德憚靈遊夜呼神女屬二星齊驚八俊駢驅議馬良規茲承
不克之齋誅誅狼後槩是寄埋輪之迥者繡衣貳日錦傳詢風
下璿樞而稟渙劑玉關而致職宰鮮東夏舊辦淄澠道鼠西源

近分涇渭鑄池十朱疑端衡制其輕重清河二天直繩其枉紊
故使晨雞輟唱於酸吻夜鵲緘誼於苦哀寘棘剗束薪之苛食
苗愜耳茶之戮矣嶠西垂之賤吏耳技非專業未始存於劍書
迹惟太簡居然弊於刀筆頃以亨衢覩物窮路迷方自谷罕求
聲之資挺險無擇陰之暇是用沿流委遊遇抵而止乘日愒景
扞陰斯一作期庇而涸鱗不懸於枯肆更想江湖衰羽未摧於墜
繳緬窺雲漢退求鄙尚旋顧微軀雖質異鳳毛飾慙豹鞞然嗣
徽良治挹道聖衢至於組織身文筌蹄意象照神交於千載得
奧肯於三復貞筠範操枯羽以銘丹秀蕤敷簡擗青華而杼素
砮礪希割鉛之効巾緹庶沾王之資豈期事以命迺跡隨况擯
沉泣與涇泥共萍悲歌將隴泉俱咽彩吻靈鑿缺三獻而孤憤
影昧天機懷九方而累悒顧以爲探幽詣極玄宰之貞分闕秘

甄微知音之妙賞且夫清英儵雲出恨燼之未光華孕日生自
泥沙之下是知賤有可尊明眸不忽陋而或寶清耳無遺明公
銜綽帝庭影纓天闕片言之賞飛闕言疑於日署尺一之奏抗
陳德於星階伏異晰鑿蘭苗綴思茅茹俾夫集營收曜攀若華
而繁景射鮒堙流浙扶津而飲液野籟叶編鍾之韻耳黎味和
昇之滋則樹李其緘反拋知執昔鯤濱據地抗嘉言於直指龍
門蹈閩激遠好於司隸兩賓不嫌於黷進二主無忤於歡接並
雕芳憲序灼美清流然則古之望今亦猶今之視昔矣投翰魄
沮授簡心馳不宣某頓首

文苑英華卷六百七十三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六百七十四

書八

刑法部上

諫刑書二首

中宗人冤獄書一首

救李邕書一首

陳子昂

諫刑書二首

武后

將仕郎守麟臺正字臣諫子昂謹頓首冒死詣闕上疏臣本蜀
之疋夫官不望達陛下過意擢臣草莽之下昇在麟臺之間集作
光寵自天卓若日月微臣固陋將何克負然臣聞忠臣事君有
死無懷二佞不諫罪莫大焉况在明聖之朝當不諱之日方復
錡口下列俛仰偷榮非臣之始願也不勝愚惑輒奏狂昧之說
伏惟陛下少加察焉臣聞古之御天下者其政有三王者化之
用仁義也霸者威之任權智也強國魯之務刑罰也是以化之

不足然後威之威之不變然後刑之故至於刑則非王者之後

貴矣九

集作况

光宅天下追功上皇專任刑殺以為威斷可謂策

之失者也伏觀陛下聖德聰明遊心太古將制靜宇宙保艾黎
人發號施令出於誠懃天下蒼生莫不想望聖風真見神化道
德為政將待於陛下矣且臣聞之聖人出必有驅除蓋天人之
符應休命也日者東南微孽敢謀亂常陛下順天行誅罪惡咸
服豈非天意欲彰陛下神武之功哉而執事者不察天心以為
人意惡其首亂唱禍法合誅屠將息姦源窮其黨與遂使陛下
大開詔獄重設嚴刑真以懲創勸于天下逆黨親屬及其交游
有跡涉嫌疑辭相逮引莫不窮捕考劾技蔓集作葉蟠拏大或流
血小禦魑魅至有姦人焚惑乘險相誣糾告疑似真圖爵賞叶
于闕下者日有數矣于時朝廷惶惶莫有固志海內傾聽以相

驚恐賴陛下仁慈憫斯危懼勸以恩詔許其大功已上一切勿

論時人獲忝謂生再造臣愚集作愚臣竊亦欣然賀陛下聖明得天

下之機也不謂議者異見又知前圖比者刑獄紛紛復起陛下

不深思天意以順休期尚以督察為理威刑為務使前者之詔

不信於人愚臣昧焉竊恐非三皇五帝伐罪弔人之意臣竊觀

當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曩屬北湖侵塞西戎冠邊兵革相圖

集作屠向歷十載閔河自北轉輸幽燕秦蜀之西馳騫滄海當時

天下疲極矣皇以大兵之後屢遭凶年流離飢殍集作餓死喪略

半幸賴陛下以止聖之德撫寧兆人邊境獲安半國無事陰陽

大順年穀累登天下父子始得相養矣故揚州構禍殆有五旬

而海內晏然纖塵不動豈非天下蒸庶戢凶亂哉臣以此卜之

知百姓思安又矣今陛下不務玄默以救疲人而反任威刑以

失其望欲察察為政肅理寰區愚臣晴昧竊有大惑且臣聞刑者之末節也先王以禁暴整亂不得已而用之今天下幸安萬物思泰陛下乃以末節之法察理平人臣愚以為罪適變隨時之義也頃年已來伏見諸方告密囚累百千輩大抵所告皆以揚州為名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傍訴他事亦為推劾遂使姦惡之黨決意相離睚眦之嫌即稱有密一人被訟有人滿獄使者推捕官蓋如市或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矣天下喁喁莫不寧所臣聞自古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物理之然也臣不敢以遠古言之請借隨而况臣聞長者言隋之末代天下猶平煬帝不恭窮毒威武朕居皇極自惣元我以百里之師觀兵遼海天下始騷然矣遂使楊玄感挾不臣之勢有大盜之心欲因人謀以竊皇業乃稱兵中夏將擬洛陽嗾闕之勢傾宇宙矣然亂未逾月而首足異處何者天下之弊未有土崩蒸人之心猶望樂業煬帝不悟暗忽人機自以為元惡既誅天下無巨猾也皇極之任可以行罰理之遂使兵部尚書樊子蓋專行屠戮大窮黨與海內豪士無不懼殃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為亂矣於是蕭銑朱粲起於荆南李密竇建德亂於河北四海雲擾遂並起而隋族亡矣豈不哀哉長至今談之之委曲如是臣竊以此上觀三代夏商周興亡下及集作逮秦漢魏晉理亂莫不皆以毒刑而致敗壞也夫人獄一起不能無濫何者刀筆之吏寡識大方斷獄能者名在急刻文深網密則共稱至公爰及人主亦謂其奉法於是利在殺人罕能平恕故獄吏相誡以殺為詞非憎於人也而利在已故上以希人主之肯下以圖榮身之利徇利既多則不能無濫濫及

良善則淫刑呈矣夫人情莫不自愛其身陛下以此察之豈能
無濫也冤人吁嗟感傷和氣和氣悖亂群生癘疫水旱隨之則
有凶年人既失業則禍亂之心怵焉而生矣頃來元陽愆候密
雲而不雨農夫釋耒瞻望嗷嗷豈不由陛下之有聖德而不降
澤於一有天字下人也儻早遂過春廢於時種今年稼穡必有
損矣陛下何不敬承天意以澤恤人臣聞古者明王重慎刑法
蓋懼此也書不云乎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陛下奈何以堂堂
之聖猶務疆霸之威武愚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且愚人妄則樂
生危則思變故事有招禍而法有起姦儻大獄未休支黨日廣
天下疑惑相恐無辜人情之變不可不察背漢武帝時巫蠱獄
起江充行詐惑亂京師致令太子奔走兵交宮闕無辜被害者
以千萬數當此之時劉氏宗廟幾傾覆矣賴武帝得壺關三老
上書廟感然悟夷江充族餘獄論天下以一作安耳臣每謂
漢書至此未嘗不為戾太子流涕也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後事
之師伏願陛下念之臣不避湯鑊之罪以螻蟻之命輕宸嚴臣
非不惡死而貪生也誠恐負陛下恩愚臣不敢以微命蔽塞聰
明亦非敢欲陛下頃息刑罰望在恤刑耳乞與三事大夫圖其
可否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無以臣微而忽其奏天下甚幸
臣子昂誠惶誠恐死罪死罪

二

承務郎守右衛曹參軍臣陳子昂謹頓首昧死上言臣聞昔者
聖人理天下者美在太平太平美者在於刑措臣伏見陛下務
太平之理而未太平之功賤臣頑微竊惑下列臣前蒙天恩召
見恩制賜臣曰既遇非常之主何不進非常之策臣草木微品

天恩降休伏刻肌骨不敢忘捨今陛下創三皇之業務三皇之
理太統已集神化光明雖伏羲神農昔有天下誠未足比臣敢
不竭節以効愚忠臣聞自古聖王謂之大聖者皆云尚德崇禮
貴仁賤刑刑措不用謂之聖德不稱嚴刑猛制用獄為理者也
故有周天下八百餘歲而唯頌成康漢有天下四百餘歲而獨
稱文景皆由幾致刑措者也何者刑者政之末節非太平之資
臣竊考之於天天貴生成驗之於人人愛生育旁稽於聖聖務
勝殘皆不云以刑為德者然則聖王養天下者固當上務順天
下務順集作齊人不天不人不可謂理故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又曰天地萬物父母唯人萬物之靈曹聰明作堯后元后作人
父母然則為人父母故當貴於德養不可務於刑殺臣伏惟陛
下聖德至大矣應天受命有三皇之功順人正位有三皇之業

拜圖述洛有三皇之符尊名顯號有三皇之冊明堂神一作構

萬象宣一作寅威風雨順時百穀昌熟可謂足為萬代之規也今

天下百姓抱孫弄子鼓復以望太平之政矣陛下為天地父母

固將務德以順養之登于太和以協皇極今陛下之政雖盡善

矣然太平之理猶屈於獄官何以言之平太之朝務上下樂化

不亂宜臣賊子曰犯天誅比者大獄增多逆徒滋廣愚臣頑昧

初謂皆實乃去月十五日陛下持察詔囚李珍等無罪明魏真

宰有功一有又字召見高正臣又重推元萬頃百僚慶悅背荷集作賀

聖明臣乃知亦有無罪之人挂於踈網者陛下務在寬典獄官

務在急刑以傷陛下之仁以誣太平之政臣竊私恨之賴陛下

又獨決天斷寬湯群刑死囚張楚金郭正弓一彭祖令基等以

凶罪之罪特家全活朽骨更肉萬死再生天地人祇實用同慶

何以知之臣伏見去年集此八月以來天若霖雨自陛下赦李珍等罪天朗氣晴又九月十八日明堂享會慶雲抱日彩紛郁龍章亮天萬品咸觀宇宙同慶又其月二十一日恩赦免楚金等死初有雨風變為景雲司刑官屬皆所共見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慶雲佳集作喜集作氣也臣伏考之洪範驗之六經聖人法天天以助聖休咎之應必不虛來陛下法天垂仁天助陛下仁化獄吏急法則慘而陰雨陛下赦罪則舒而陽和君臣觀娛則嘉集作喜集作而見慶雲天意如此陛下豈可不承順之夫刑者怒也不可以承喜氣今又陰雨承恐過在獄官况陛下明堂之理本以崇德配天之業不以務刑今垂拱法官且猶議殺布政衢而未措刑賤臣頑愚尚疑未可况巍巍大聖光宅天下哉今者繫獄囚徒多極法者道路之議或是或非陛下何不悉召見之

自誥其罪罪真實者顯示明刑罪有濫者嚴誅獄吏使天下咸服人知正刑以清太平之之陛下用登仁壽之域豈非至德克明哉昔鄧太后以天降早親決洛陽囚徒良史書之而以爲德况陛下大聖億萬超於鄧后者獄吏不可信多再國權自古敗之聖王所誠陛下萬代之業千載之名故不可使行帛書之有虧於此也伏願熟察以美太平之風賤臣不勝愚魏忠憤之至輒投諫塵昧死上聞

申宗人克獄書 武后

前人

臣聞古人云爲國忠臣者必集作死集有而字爲國諫臣者必死然而至忠之臣不避死以諫主至聖之主不惡直以廢忠臣幸逢陛下至聖大明好忠愛直每正言正諫特見優容今陛下集作不集作御寶圖以臨陽館崇闡玄化寧濟蒼生固臣精心潔意願陛下

至德與三皇比矣然臣伏見陛下有至聖之德左右無至忠之臣使猶上下不通內外擁隔臣懼竊之恐後代或以爲聖朝無至忠之臣故臣敢冒萬死越職上奏伏乞天恩寬臣喘息畢盡忠言臣聞上有聖君下無枉臣昔舜誅四兇堯不罪舜周公誅管蔡成王不罪周公霍光誅燕王昭帝不罪於孟何者此數公皆爲國討賊爲君殄讎假雖擅權猶不可罪况奉君命而執法者乎臣伏見宗人嘉言有至中之誠抱徇公之節執法不撓爲國殄讎頃者逆子賊臣陰構禍難潛圖密計將危社稷當時逆節初露朝野震驚賴陛下神武之威天機電斷得奉聖決恭順天誅不顧軀命不避疆禦唯法是守唯惡是讎幸能察罪明辜窮姦極黨使伏法者自首情實天衢得以清泰萬國得以歡寧誠是陛下神斷之明抑亦盡忠之効陛下所以自監察御史擢拜

爲鳳閣舍人者豈不以表其臣節報其竭誠使天下之人知其忠懇者也當此之時忠必見信行必見明自謂專一事君無二也今乃遭誣罔之非被構架之詞陷見疑之辜因無驗之告

集作詰

幽窮詔獄吏不見明肝血赤心無所控告母年八十老病在牀抱疾喘息朝不保夕今日身幽獄戶死生斷絕朝蒙國榮夕爲孤囚臣竊庸之頃者至忠而今日受賂辜負聖主憂及慈親誠足痛恨臣比者同知不免此禍不能度德量力貪榮冒

集作昧進

以訟受服誰能免尤向使辭寵讓榮陳力就列雷同衆輩勤恪在公與全軀保妻子之臣恭默聖代臣固知今日未招此患何者古人云盜憎主人被堯誅者不能無怨頃來執法誅罪多是國之權豪父讎子怨豈可勝道親黨陰結同惡相從假使爲脯肉爲菹醢

集作脯肉爲菹醢

集作脯肉爲菹醢宗誅族滅肝腦塗地彼凶讎者也

未足以快其心况蒙國寵榮位顯朝列凶讎功蔭怨讎何窮臣竊恐今日之辜也已足讎怨者相構矣陛下至聖明察豈不為

之照鑒集降武儻萬一讎誣濫罪使凶噐者得計忠正者見辜

為賊報讎豈不狂苦夫孤直者衆邪之所憎至公者羣惡之所

疾寡不敵衆孤不勝羣共集作群一一作構誣成罪聖不能救自古所有

非止於今古者吳起事楚抑削庶族以尊楚君楚國既疆吳起

蒙戮商鞅事秦專討庶孽以明秦法秦國既霸商鞅極刑晁錯

事漢諸侯威疆七國驕侈集作奢將陵王室錯削弱其勢以尊漢

景帝不悟或姦臣之說遂族滅晁氏此三臣豈不盡忠願保其

君然而身死族滅為讎者所快皆當伐不覺後而伐傷之聖主

明君可不為之痛傷助臣以嘉言雖無三子之智竊恐獲罪或

與之同伏惟陛下仁慈矜憐憫察且臣聞漢高祖謀楚與陳平

四萬金及其為帝不問金之出入何者立大功者不責小疵有

大忠者求不小過所謂聖主之至道者也陛下豁達大度至聖

寬仁超於漢祖固已遠矣齷齪小吏何足為陛下深責哉伏願

天恩矜愚赦罪念功補過乞其終養老母獲盡餘年豈非聖主

之恩仁君之惠有禮有訓善始善終哉臣於嘉言親非骨肉同

姓相善臣知其忠然非是立國之賢道德之茂大雅明哲能保

其身假使獲罪於天身首異處盖如一蟻蝼耳亦何足可稱然

臣念其曾一日承恩蒙聖主任集作驅使而不以亦誠取信今乃

負罪見疑臣實痛之恐累聖主之明傷其老母之壽身汗明法

為後代所悲臣知其忠豈能無惜所以敢萬冒死乞見今憐臣

若言非至忠苟有僥倖請受誅斬伏表惶恐魂魄飛揚

文苑華英卷第六百七十四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華英卷第六百七十五

書九

諫諍上

諫陳後主書一首

諫唐太宗詰難公卿書一首

諫靈駕入京書一首

諫政理書一首

論時政書一首

諫陳後主書

書奏即日斬之

章華

見陳書本傳

昔高祖南平北越比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

相刺史王琳州平之英

不應命世祖華作桂林非

高祖克復淮南關地千里三祖之功亦至勒矣陛下

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弱於嬖寵

或於色酒祠七廟而不出拜妃賓而臨軒者臣宿將棄之草莽

諂佞諛邪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

張臣見慶慶復遊姑蘇臺矣

諫唐太宗詰難公卿書已見六百二十二卷

劉洎

諫靈駕入京書中宗即位初年

陳子昂

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陳子昂謹頓首冒死獻書闕下臣聞明
王舊唐書不惡功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
故有非常之策者必待非常之時有一作非常之時者必待非
常之主然後危言正色抗議直辭赴湯鑊而不迴至誅夷而無
悔豈徒欲詭代誇俗厭生樂死者哉實以為殺死身之害小存
國之利大故審計定議而甘心焉况乎得非常之時遇非常之
主言必獲用死亦何驚千載之跡將不朽於今日矣伏惟大行
皇帝遺天下棄群臣萬國震驚百姓屠裂陛下以徇齊之聖承
宗廟之重天下之望喁喁如也莫不冀蒙聖化獲唐書保餘年
太平之主將復在於今一作日矣况皇太后又以文母之賢叶

軒宮之擢軍國大事遺詔決之唐虞之際於斯唐書有盛矣臣

伏見詔書梓宮將遷坐京師一作西京一作奎輿亦欲陪幸計非上策智

者矣圖廟堂未聞一有骨鯁之謀一作朝廷多一有見字有從順之議

愚臣竊惑唐書無以為過矣伏自思之生聖日日沐皇風摩頂

至踵莫非亭育不能歷丹鳳抵擢龍北面玉階東望唐書金星

抗音而正諫者聖王之罪人也所以不顧萬死乞見唐書一言

願蒙聽一作覽其就鼎鑊伏惟陛下察之臣聞奏據咸陽之時

漢都長安之日山河為固天下服矣然猶北假胡苑一作之利

南資巴蜀之饒自謂入河轉關東之粟踰沙絕漠致山西之寶

然後能削平天下禪壓諸侯長轡利策橫制宇宙今則不然燕

伐迫匈奴之侵也隴嬰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唐書千里運一作去

糧北園丁男十五乘塞歲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為關矣

即所餘者獨三輔之間爾頃遭荒饑人被荐飢自新唐書河而

西無一作莫非赤地猶隴已集作北宇逢青莫草不父兄轉徒妻

子流離委家喪業膏原潤莽此朝廷之所備知也賴以宗廟神

靈皇天悔禍去歲薄稔前秋稍登使羸餓之餘得保沉一作命

天下幸甚可謂厚矣然則流人未返田野尚無白骨縱橫阡陌

無主至於蓄積猶可哀傷陛下不料其難貴從光意遂欲長驅

大駕接節秦京千乘萬騎何方取給况山陵初制穿復未史士

木工匠必資徒役今欲率疲弊之衆與數萬之軍徵發近畿鞭

撲羸老鑿山採唐書石驅以就功但恐春作無事秋成絕望凋

療遺噍再罹飢一作若儻不堪其弊有一一作必連逃子來之傾

其將何詞以迷六字將何以此亦宗廟之大機不可不深一作圖

也况國無兼歲之儲家鮮匝時之蓄一旬不雨猶可深憂忽如

水旱人何以濟陛下不深察始終獨為羣議臣恐三輔之弊不

止如前日矣且夫子以四海為家聖人包六合為宇歷觀遠一作

古以至於今合嘗不以三王為仁五帝為聖故雖周公制作夫子

著明莫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為百王之鴻烈作千載之碁圖

一作真規然而舜死陟方葬蒼梧而不返禹會群后歿稽山而求終

豈其愛蠻夷之卿而鄙中國哉實欲將一作示聖人之一作無

外也故能使墳籍以為美談帝王以為高一作範况我巍大聖

轡帝登皇日月所照一作莫不率俾何獨秦豐之地可置山陵

河洛之都不堪園寢陛下豈一作不察之愚臣竊為陛下惜也

且景山崇麗秀冠羣峯一作對嵩仰西望汝海居祝融

之故地連大昊之遺墟帝王圖跡縱橫右左園陵之陵復何加

焉陛下曾未察之謂其不可愚臣鄙見良足尚矣祝壘澗之中

天地交會北有太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壓江淮食海湖之利西馳崑澠據閼河之寶以聰一作聖明之主養一作終粹之人天

下和平恭已正南面而已陛下不思瀍洛之壯觀關隴之荒蕪

遂唐書欲棄太山之安履焦原之險忘神器之大寶狗曾閼之

小節愚臣暗一作闇昧以為甚也陛下何不覽諫一作諍臣之策採

行路之謹詔集作諫大后平章宰輔使一作協蒼生之望知有所

安天下豈不幸甚昔者平王遷周光武都洛山陵寢廟不在東

京宗社墳瑩並居西土然而春秋美為始王漢書載為代祖豈

其不願孝武何聖賢褒貶於斯濫矣實以時有不可事有必然蓋

欲遺小存太去禍歸一作存福聖人所以為貴也夫小不忍而一作則

亂大謀仲尼之至誠願一作願陛下察之若以臣愚不用朝議遂

行臣恐關隴之憂未時休也一作息臣又聞大原蓄鉅萬之食洛

口積天下之粟國家之寶唐書斯為大矣今欲捨而不顧背以

長驅使有識驚嗟天下失望儻鼠竊狗盜萬一不圖西入陝州

之郊東犯武牢之鎮盜教倉一杯之粟陛下何以一作以過之天

下之至機不可不深惧書唐也雖則盜米旋踵誅刑已及

滅其九族焚其妻子泣辜雖恨何將及焉故曰先謀後事者遠

先事後圖一作謀者失然而一無此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斯言

不徒設一作云也一作固願陛下念臣西蜀野人本在林藪幸屬交泰

得遊王王國故知不在其在者不謀其政亦欲退身巖谷戒跡

朝廷竊感婁敬委輅干其非議圖漢策於萬全取鴻名於千古

臣何獨怯而不及之哉所以敢觸龍鱗而死無恨庶萬有一中

或垂察焉臣子昂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一作皆唐文粹

諫政理書 武后

書拱初

前人

月日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陳子昂謹冒死稽首有

集作拜

獻

書闕下臣子昂西蜀草茅賤臣也以事親餘暇得讀書竊少好
三皇五帝王霸之經歷觀立墳旁覽史原其政理察其興忘自
伏羲神農之初至于周隋之際馳聘數百年雖未得其詳而略
可知也莫不先本人情而後化之過此已往亦無神異獨軒轅
氏之代欲問廣成子以至道之精理于天下臣雖尚之然其說
不經未得信也至殷高宗亦延問傅然說然說救弊未能究遠
自此之後迨不走却臣每在山谷有願朝廷常恐沒代而不得
見也豈知霑沐聖化未天天年幸得遊京師觀皇化親逢大聖
之詔布于天下問於賢士大夫曰何道可以調元氣賤臣孤陋
誠未足知然臣竊觀自古帝王問政之原備美未有能深思遠
慮獨絕今古集作古今如陛下者也故賤臣不勝區區願竭固陋以

聞見言之雖求足對揚天休然或萬一有可觀者敢冒昧闕延

奏書以聞伏惟皇太后陛下少加察焉臣聞之於師曰元氣者

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之道莫大乎陰陽萬

物之尊莫太新書唐乎靈黔首王政之貴莫大唐書乎先安人故人

安則陰陽和則天地平天地平則元氣正矣是以古先地代見

人之通於天也天之應乎人也天人相感陰陽相和災害之所

以不生嘉祥之所以作遂一作遂則觀象於天察法於地財成天

地之道輔相天下之宜以左右人於是養成群生奉順天德政

人得安其俗樂其業甘其食美其服陰陽太和元氣以正天瑞

降地符昇風雨以時草木不落唐書作龜龍麟鳳在効藪矣洎

顓頊唐虞之間不敢荒寧亦克用理故書其曰百姓昭明叶和

萬邦黎人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

人時亦能和也

唐書作和之得也

至夏衰德亡殷正徵喪桀紂昏暴乱

于天道殺戮無罪放棄忠良遂竭天下之力殫天下之貨作為

瑤臺起乎瓊室極荒淫之樂窮耳目之阮傾宮之女至數千人

奇技淫巧以億萬計信信巫鬼聽說雅遂為糟立酒池抱烙之

刑一朝牛飲者三千人龍逢不勝其憂諫而箕死子不堪其憤

囚為奴於是陰陽大乖

唐書作乖行

天地震怒山川鬼神發見災異

妖孽並作而桀紂不悔卒以滅亡此

集無此字

和之失也建周文武

創業順天應人誠信忠厚加于百姓德澤休泰行乎頌聲成康

之時刑措三

唐書作四

十餘年天人之道始和矣幽厲之末復乱厥

常苛慝暴雪訪黷天地百川沸騰山冢翠崩人以

唐書作用

愁怨疾

癘為作故其時曰昊天不傭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太厲

唐書作疾

不先不後為瘧

唐書作雪

為瘵天地生人之理復悖於茲矣嗚呼豈

不衰哉豈不衰哉近有隋氏亦不克終厥初隋高帝之有天下

也以六合為家方將對越天人傳之萬代至煬帝承平自為貴

為天子富有四海欲窮宇宙之觀遊極宴之樂以為人主之急

務也於是乃鑿御渠

一作溝

决黃河自伊洛之間而屬之揚州生

人之力既弊天地之藏又洩煬帝方欣然以為得計將後宮絲

女數千百人遂汎龍舟遊三江五湖之間當其得意也視天下

如脫屣爾其後百姓搔弊災變數興吏人貪暴其政日乱陰陽

感怒彗孛以出場帝不悟自以為天下安於泰山方率百萬之

師而以事遼東當時山東父子不相得保也天厭暴政人懷乱

亡故遼東之役未歸而中國之難已起身死逆

唐書作作人

手宗廟以

隳

唐書作為梗

其故何哉逆天人

唐書作元氣

之理也是以臣每察天人

之際觀禍乱之由跡帝王之事念先師之說照然著明信不欺

爾不意陛下以大聖之慮見天人之心將欲調元氣之綱返淳和之如自非陛下合唐書天地之德有日月之明誰能渺然遠

思欲求大和於元氣哉此昔者伏羲之氏所以本天人而為三皇首也愚臣昧不勝大願陛下為大唐建萬代之策恢三聖之功傳乎子孫永作鴻業千百年間使繼文之主有所守也非甚

無道不失厥嗣陛下可不務之哉臣伏見天皇大帝得天地之統封于太山盛德大業與天比崇矣然尚未建明堂之功遂朝

唐書

上帝使萬代鴻業今猶闕然臣愚意者豈非天皇大帝知

陛下聖明必能起中興之化留此聖德發揮陛下哉不然何所與讓而米作也今陛下欲調元氣睦人倫躋俗仁壽興風禮讓捨此道也于何理哉故臣不勝區區蝼蟻之誠思願陛下念先帝之休意恢大唐之鴻業於國南効建立明堂使宇宙黎元遐

荒夷貌昆蟲草木天地鬼神絜然知陛下方興三皇五帝之事

與天下更始不其盛哉昔者黃帝合宮有虞總章唐堯衢室夏后代室群聖之所以調元氣理陰陽於此教也臣雖末學竊嘗

聞明堂之制也有天地之則焉有陰陽之統焉二十四氣入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宿莫不率備故順其時集作而為政

也則風雨時寒暑平萬物茂暢五谷登稔元氣不錯陰陽以和逆其時而為政也則水旱興疾疫起蟲螟為害霜雹成災陰陽

不和元氣以錯故昔者聖人

集所

以為政教之大業也是以臣

願陛下為大唐建萬代之策者意在茲乎陛下若不以臣微而廢其言乞以臣此章與三公九卿賢士大夫議之於朝集作儻

事便於今道不遠古即請陛下徵天下鴻生鉅儒賢良豪俊之士博通古今皇王政理之術者與之按周禮月令而建之臣必

知天下庶人子來不日而成也乃正月孟春陛下乘輿輅駕蒼龍載青杼佩蒼玉三公九卿賢士大夫鴻儒碩老衣冠之倫朝於青陽左介負斧扆憑玉几南面以聽天下之政於是遂發大號宣布四方各順十二月之舍無敢有逆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無失經已以初為常陛下遂躬籍田親蠶以勸天下之農桑養三老五更以教天下孝悌明訟恤獄以息天下之淫刑除殘去暴正以天下之仁壽修文尚德以止天下之干戈察孝與廉以除天下之貪吏鰥寡孤獨疲癯羸老不能自存者賑恤之後宮美人非三妃九嬪八十一御女之數者出嫁之珠玉綈綉雕琢技巧之飾非理於益者悉棄之巫鬼淫祀唐書誑唐書惑良人者禁殺之陛下務以至誠躬服質素以為天下先愚臣以為不出數年之間將見大平之化也天人之際既洽

鬼神之望允塞然後作雅樂絜粢盛宗祀大皇於明堂以配上帝使萬國各以其職來祭豈不休哉臣伏惟陛下至德明聖未有能越行此道者也故臣竊以為此化一成則人倫之道自睦刑罰之原自息立革之事不興還淳之際可見仁壽禮讓稼穡農桑不言而自致也是以則臣未得為陛下論一二論之何者聖人之教在於可大可久者故臣欲陛下振頌提綱使天下自理也然臣竊獨有私恨者恨陛下欲興崇大化而不知國家大學之廢積歲月矣堂宇蕪穢唐書作堂殆無跡詩書禮樂罕聞習者陛下明詔尚未及之愚臣所以有私恨也臣伏聞天子立太學可以聚天下英賢為政教之首故君臣上下之禮於是具焉揖讓罇俎之節於此生焉是以天子得賢臣由此道也今則荒廢委而欲陸人倫興禮讓失之於本而來於末豈可得哉况

君子三年不為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柰何天子之政而輕禮樂哉臣所以獨竊有私恨也者陛下何必詔天下胄子使歸太學而習業乎其集作亦國家之大務也臣愚蒙所言事末曲盡者恐煩聖覽必陛下恕臣昏昧請他日別具奏聞

論時政書

齊宗

景雲中

柳澤

頃者目一有帝氏險詖新唐書姦臣同惡賞罰紊馳網紀紛綸政

以賄成官有寵建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內寒心實將莫

救賴神祇舊唐書佑德宗廟降靈天討有罪人心不休請本作介

陛下睿謀神聖勇智聰明安宗廟一作於已危拯新唐書黎庶

於將溺今厖肩鮐背歡欣踴躍望聖朝之撫輯聽聖朝之德音

今陛下蠲煩省僿法明德舉萬邦愷樂室家胥慶臣又聞危者

妾其危也亡者保其存也亂者有其理也危者其理也十八字一作危者

伏惟陛下安不忘危理不忘亂存不忘亡則克享天心國家長

保矣此一無詩曰罔一作不有初鮮克有終伏惟陛下慎厥終惟其

初非禮勿視非初勿听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書曰爾此一無惟德

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甚可畏也甚可惧也伏

惟陛下慎之哉驕奢起於親貴網紀亂於農倖願陛下禁之於

親貴則天下風隨唐作矣制之於倖寵則天下法明矣詩云刑

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若親貴為之而不禁寵倖撓之

而見從故之不恒今之不一則姦詐斯起暴亂生焉嚴行峻政

朝戮新唐書暮戮而法不行矣十四字一作雖嚴行縱陛下親之愛之

莫若妾之福之寵祿之過罪之漸新唐書也非妾之也嬌奢之

也淫危之本新書作也非福之也前事不忘後之師也伏願陛

下精新唐書求俊哲新唐書朝夕納諫一作縱有逆於再謬於心

者無速之以罰姑籌之以道省於厥躬雖末撲忘誤唐書作忌作一作忌諱

願恕之以直用開諫諍之路也或有順於耳便於身者無急之

以賞當求諸非道稽之典訓其不叶於德必寘之以法用社側

媚之行也有進一作羞淫巧於陛下者處黜之則淫巧息矣有進忠

謹於陞者處賞之則忠謹進矣臣又聞生於富者驕生貴於者

傲石錯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不納于邪驕奢淫逸所自邪

也書曰罔淫於逸罔遊於樂獲王有命曰實賴前後左右有位

之士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今儲宮肇建王府初新唐書作復啓至於

僚友必惟妙擇今驕奢之後流遁未變慢遊之樂餘風或存夫

小人弄臣易合於意奇伎淫巧多適於心臣恐狎於非德茲為

奢唐書作念怠書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伏願採溫良博聞之士恭

儉忠鯁之人任用一無用字以東宮及諸王府官仍請東宮量置拾

遺補闕之職令朝夕講論出入侍從授以訓誥交修不建臣又

聞馳駿畋獵令人心請本無心字發狂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承前貴

戚鮮克由礼或打毬擊鼓比周伎藝一作術或飛鷹奔犬盤遊數

此甚為不到非建德脩業之本也書曰內作色荒作外禽荒又

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朋淫於家用殄厥代伏惟陛下誕

降謀一作謨訓敦勸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以義制事以

礼制心圖之於未崩慮之於未則福遐祿厚一作福祿常享與國並休

矣臣又聞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

與死期而死自至信明誠可誠之矣一作言矣斯語明哉至誠頃者帝庶人

安樂公主威延秀等可謂貴矣權俟人主威震天下然怙威德

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富之太多不節之以礼不防之以

法終轉吉為凶變吉

一作福

為禍諺曰千人所諸無病自死不以

然歟書曰殷鑒不遠在彼夏王今陛下何勸之

請本無之字

豈非皇

祖謀訓之則也今陛下何徵之

請本無之字

豈非中宗

一作和

寵任之

甚也礼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不可慎哉夫寵愛之心人

則不免

一作則不能免

去大其甚閑之礼節適則可矣今諸王公主駙

馬亦陛下之所親愛也驕

仁唐書作矯枉

之道在於厥初鑒誠之儀其

則不遠使觀過務善居寵思危庶夙夜惟寅聿修厥德經曰在

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

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書曰制官刑警于有

位敢有旦舞于宮酣于矢時謂巫風敢有殉

一作殉

于貨色恒于

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此頑童時謂亂風

惟茲三風十愆御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

甚可謂也甚可惧也伏惟陛下必察而明之必信而勸之有奢

僭驕怠者削其祿封有樸素修業者錫以車

唐書作紳

服以懲

諸本作勗

其心非使奉其命無使久而忽之無使遠而墜之臣聞非知之

難

一作知之非難

行之惟

一作難

又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

伏惟陛下慎之哉前車之復實惟明證先王之訓一作可以終吉

若陛下奉伊尹之訓崇傳說之命不作無益不殷私門刑不差

賞不濫則惟德是輔惟仁

二府書作人

之懷天祿永終景福是集儻

陛下忽

唐書志

精一之德且心倖之門爵賞有差行罰無當則忠

臣正士亦不復談矣

一作皆唐文粹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五

登仕郎胡村鄉貢廷仕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六

諫諍下

封事書一首

論教本書一首

初授拾遺上書一首

論進奉書一首

與人論諫書一首

真諫書一首

上封事書

張九齡

五月二十日宣議郎左拾遺內供奉臣張九齡謹再拜死罪死罪上書開元神武皇帝陛下臣所上事以臣愚見並當時尤功不敢飾詞伏願陛下親覽可否之宜幸甚幸甚臣伏以陛下自克清內難光宅天下常欲躋人於富壽致國於太平聖慮每勤德音屢發然猶黎人未息水旱為憂臣竊伏思之有由然矣臣聞乖政之氣發為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速

新唐書作遍

昔者東海

狂殺孝婦旱者久之一吏不明四婦非命則天為之旱以時其
究况合之間元元之衆莫不懸命於縣令宅生刺史陛下所與
共理此尤親於人者也多非其任徒有其命致旱之由豈唯孝
婦一事而已是以親人之任宜得其賢用才之道宜重其選而
今刺史縣令除京輔近處雄望之州刺史猶擇其人縣令或備
負而已其餘江淮隴蜀三河諸處除大府之外稍稍非才但於
京官之中出為州縣者或是緣身有累在職無聲用於牧宰之
間以為斥逐之地或用勢附會遂忝高班比其勢衰且無他青
又謂之不稱京職亦乃出為刺史至於武夫流外積資而得官
城於經久不許於有才諸若此流盡為刺史其餘縣令已下固
不可勝言蓋此庶所繫國家之本務之職反為好進者所輕承
弊之人每遭非才者所擾陛下聖化從此不宣皆由不重親人

之選以成其弊而欲天下和洽固不可得也古者刺史又為三
公即官出宰百里莫不牙有所重勸其所行臣竊恠近俗偏輕
此任今朝廷卿士入而不出於其私情遂自得計何則京華之
衣冠所聚子弟之間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月而成一出外藩
有異於此人情進取豈忘於私但立法制之不敢違耳原其本
意固私是欲今大利在於京職而在不於外郡如此則智能之
士欲利之心日夜營寧肯復出為刺史縣令而陛下國家之利
方賴智能之人此輩既自固而不行在外者又技養而求入如
此則智能之輩常無親人之者陛下又未格之以法無乃甚不
可乎故臣愚以為欲理之本莫若重刺史縣令此官誠重智能
者可行正宜懸以科修定其資歷凡不歷都督刺史唐書有有
高第者不得人為侍郎列不歷縣令唐書有有善政者亦不得

入為臺郎給舍雖即遠處都督刺史至於縣令以次差降以為出入亦不得十年頻在集作京職又不得十年盡任外官如此

設科以救其失則內外通理萬姓獲安集作如精習為常遂其

私計陛下獨宵衣肝食天下亦未之理也又古之選用賢良取

其稱職或淫問而必召或一見而任之是以士脩素行不圖僥

倖群小不逮亦用息心以故姦偽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未必

理於上古而事務日信於前誠為不正其本而設巧末所謂末

者吏部條章動盈千百刀筆之吏辨析毫釐節制搶攘溺於文

墨胥徒之猾又緣隙而起唐書作錄臣以為始造簿書以備用

人之遺忘而今反求精於案牘不急於人才亦可異遺歛中流

而刻丹以記去之彌遠可為傷心凡有稱吏部之能者則日從

縣尉與主簿與縣丞斯選曹執文而善知官次者也唯據其合

與不合不論賢與不肖大略如此豈不謬哉陛下若不以吏部

尚書侍郎為賢必不授以職事尚書侍郎既以賢而授委豈復

不能知人人之難知雖自古所慎而拔十得五其道可行今則

執唐書以格條貴於護守幸其心能自覺者每選於所技亦有

三人五人若又專固者則亦人不拔據資配職自以為能為官

擇人初無此意故使時人有平配之議有書官曹無得賢之實

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是於朝聖有何裨益故臣以為選部之法

弊於不變之法易在陛下渙然行之假且今之銓衡欲自為意

亦恨行之已久動必見疑遂用因循盜為浮薄今若刺史縣令

精覈其人即每年當管之內應有合選之色先委考其方行堪

入品流然臺臺又推擇據所用之多少為州縣之殿最一取州

縣慎於集作所舉必取入宮之才二則吏部因其有成無多庸

人之數縱有不任送者妄起怨端且猶分謗於外臺不至喧謹
於南省今則每歲選者動以萬計京師米物爲之空虛豈多士
若斯蓋淪濕至此而欲仍舊致理難於改制祇益文法煩辟賢
愚渾雜就中以一時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君子從此遺送
斯亦明代之闕政有職者之所嘆息也又天下雖廣朝廷雖衆
而士之名賢誠可知也若使毀舉相亂聽受不明事將已矣無
復可說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而不以決用之則是
之而不爲焉用彼相借如諸無清要之職當用第一之人及
要官闕時或以下等叨進以故時議無高無下唯論得與不得
自然清議不立名節不修上善則守志而矣集本唐書並作後時中人
則操末而易操其故何哉朝廷若以令名進人士子亦以修名
獲利而利之所出衆則則趨焉已而名利不出於清脩所得集作趨

多端於人事其小者苟求輒集作取得變一而至阿私其大者許

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斯並教化漸清使之必然故於用人之

際不可不第其高下有次不可妄干天下士流必刻意修飾思

齊日衆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矣集作焉可不察易曰履霜堅

水至言聖人之見終如微之矣今所言止刺史縣等事一皆指

實縱臣所欲變法不合時宜伏望更發眷圖及詢於執事作爲

長筭振此頽風使官脩其方人其福天下幸甚伏惟陛下聰明

神武動以聖斷正當可爲之運末行反本之法微臣企竦竊有

所望伏願少留宸睇稍覽愚誠心無可施行棄之非晚臣不勝

塵露神補之誠

論教本書 憲宗

元精 元和四年

某年某月日某官臣猜昧死再拜獻書皇帝陛下臣伏見陛下

降明詔脩廢學增胄子選司成大哉堯之為伯夷典禮教胃
子之深百也然而事有萬萬急於此者臣敢昧死舊唐書作冒昧死而言

之之臣聞諸賈生曰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誠哉是言

且夫周成王人中之才也近管蔡則諛入右文粹作親舊唐書作有親唐書作仁周

召則義聞豈可謂天聰明哉然而克終於道者得不謂教之然

然耶始其為太子也未生胎教既生保教大公為之師周公為

之傳召公為之保伯禽唐叔與之游禮樂詩書為之習文粹作說目

不得閱淫艷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陵亂之聲口不得習慘

舊唐書文粹作標斷繫博之書君不得近容頥陰雅之黨游不得恣

唐書作縱追禽戮舊唐書作遂獸之樂玩不得有遐異僻絕之珍凡此數

者非謂備之於前而不為也亦將不得見而為之矣及其長而

為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於心快已之事日陳於前固

不能奪已成之習定已之心矣則彼忠臣道德之言固吾之所

習聞也陳之者有以論焉回佞庸遠舊唐書作遠道之說固吾之所

精惧也之者有以辨焉人之情莫不欲耀其所能而黨其所近

苟將得志則必快其所蘊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游焉

逸駕而走鳥得風集作美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蘊

也今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

而召公右伯禽魯而大公齊快其蘊則興禮樂而朝諸候措刑

罰而美教化教之至也可不為舊唐書文粹作謂信然哉及夫秦則不

然滅先王之學日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日將以明君臣胡

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許官之戮人也

而傳之以殘忽成賊之術且日恣睢天下以為貴莫見其面以

為尊是以天下之人未盡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獸畜新唐書作馬鹿

矣趙高之威懾天下而胡亥固已自幽於深宮矣彼李斯者秦

之則寵丞相也因集本文說死無所自明而况於踈遠之臣庶

乎若此文雜則秦之亡有以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

之以廉謹卒不能蘇復大訓是以景武昭宣天資集作甚矣纔

可以免禍亂哀平之間則不能虞篡殺矣然而惠帝廢易之除

猶賴羽翼以勝其邪心是從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廉

舉孝設學崇儒為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者始略其貴者

教其賤者無乃隣於倒置乎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以致

於為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習即位之後雖游宴

飲食之間若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失無不信下情無不達不

四十二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而致是乎游習之漸也貞

觀已還師傅之官皆宰相兼領其餘官察之集無選亦甚重焉

周以位集作高恨不得為司議郎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踈賤

之用至於母后師朝翦棄王族仁唐書當中春二聖厄難舊唐

之際雖有骨鯁敢言之士既不得左調護保安之職終不

能措唐書扶衛之一詞而令醫集本無醫匹胡安金藏部腹以

明之豈不大哀哉兵興已集作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傅之官非

疾廢眊曠不任事者為之即休戎罷師不知書者處之至於友

論贊議之徒踈冗散賤之甚者搢紳耻舊唐書集之夫以四士

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茲惠之師以教之直諒多聞之友以成

之豈天下之元子二唐書而可以疾廢眊曠不知書者為之師

踈冗散賤不適用者為之友乎此何足友居土舊唐書作不之

甚也近制宮寮之外往往以沉滯老之儒充侍書侍讀之選而

又踈棄斥遠之越月踰時不得召見彼又安能傳成道德而保

養其舊唐書有身字躬哉臣以為精此弊者豈不以皇天眷佑祚我唐

德以舜繼文粹作生舜以堯繼堯傳陛下十一聖矣莫不生而神明

長而仁聖以是為屑習議者故不之省耳臣獨以為於列聖之

謀則可也計無窮傳後嗣則不可脫或萬代之後有若周成王

中才者而又生於深宮優笑之間無周召保助之教則將不能

知喜怒哀樂之所自矣况稼穡之難難乎今陛下以上聖之資

肇臨海內是天下人人舊唐書作之人傾耳注目舊唐書集傳本作心之日也時

願陛下思成訓導之功念文皇游習之漸選重師保慎擇集傳作簡

宮寮皆用博厚弘深之儒而練舊唐書作明達機務者為之更迭選

見日就月將因令皇太子洎諸王舊唐書作聚諸生定蒞胄講業之議

行嚴師問道之禮至德要道以成徹膳記過以警之血氣未定

則輟禽色之娛以就學聖質即備則資游習之善以弘德此所

謂一人集傳有元良萬邦以貞之化也豈直修廢學選司成而足

倫四其盛哉而又俾則舊唐書作知百王莫不幼同師長同術識君

道之素定知天倫之自然然後選用賢良樹為藩屏出則有晉

鄭魯衛之盛入則有東牟朱虛之強蓋所謂宗子維城大牙譬

石之勢也有豈與夫魏晉已降囚賤其兄弟而自剪其本枝者

同年而於哉集傳作爭微臣竊不自撥恩為陛下建永無窮之長筭

輒敢冒昧昧死而言之

初授拾遺獻書曰

憲宗

白居易

元和二年

五月八日翰林將仕郎中作拾遺臣白居易頓首頓首謹

昧死獻書于旒宸之下臣伏俸前月二十八日恩制除但言忝

冒未吐裏充翰林學士者臣已與崔羣同狀陳謝但言天冒未

吐裏誠今者再黜宸嚴伏惟重賜詳覽臣謹案六典左拾遺掌

供奉諷諫凡發合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
則廷靜其選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田也大凡人之情
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偷合而不信愛身則苟
容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
足惜身愛也以重其選者便上忍負恩不忍負心也夫位未惜
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闕心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
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也意由是而言豈小臣愚劣
暗儒所宜居之哉况臣本鄉里一作堅儒府縣走吏委心泥滓
絕望煙霄豈聖意慈擢居近職每宴飫集作無不先及每慶賜
無不先霑中廐之馬代其勞內尉之膳給其食朝慙夕惕已逾
半年塵曠漸深憂愧彌劇未甲微効又擢班臣所以授官以來
僅經集作十日食不知味寢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寵但未

獲粉身之所耳今陛下肇建皇極初受鴻名風夜憂勤以求致
理每施一政舉一事無不合於道便於時故天下之心顯顯然
日有望於大平也然而合今而後一事有不便於時者陛下豈
不欲聞之乎萬一政有不合於道者陛下豈不欲革之乎儻集作
陛下言動之際詔令之間小則遺闕積闕損益臣必密陳所見
潛獻所聞但在聖心裁斷而已臣又職在中禁不同外司欲竭
愚衷合先陽露伏希天鑒深察赤誠無任感恩欲報懇疑屏營
之至謹

論進奉書

憲宗

皇甫湜

臣聞一人莫非王臣尺吐莫非王有山川林澤文粹之所產殖
雨露春秋之所成就莫非王則誠宜推至公以示無外今國家
既有公府又為私藏使州郡貢賦之外進奉相及恐非以天下

為家示天下無私之道也且任土作集作貢生產有常履畝之

稅集作等籍既定人識所出吏難為奸既無度程莫知紀極恣

橫樹發因緣賦私驅陛下赤子措之不存之地侈君之嗜慾惑

君之聰明實大奸之門大罪之賣也臣雖熟知陛下聖之姿深

仁之理凡內藏之實以充讌賜非務積藏如四遠未知何如百

姓受弊何如後嗣平中之主由此而傷儉德萌侈心何難漢有

少府水衡筦推山澤之利終不若領之於大農也且地之則無

盡王之用不會何必固立集作內府以開濫闕邪伏望陛下罷

內藏歸之公府約進奉之禮集作約別進集作衛歛有常財用無虧絕

奸之根源除政之批蠹全大体與大和天下大幸伏見去集作

月十一日赦書陛下深念疲人懇貴貪史往之隨使貢來一皆

罷之實此白日之明層雲之澤也凡諸州府必有羨餘不歸之

王庭必沒之集作私室伏請每使當罷必上其數而謹其收水

旱之不虞疾病之不期以振疲集作以代蠲免軍施之事工役

一作之用以合其費以供其須居常之歲閉以待時無敢散洩

而干刑司如是則大賴於人大伸於用矣

與人諫論書

杜牧

某疎愚於文粹惰不識機括獨好讀書讀之多矣每見君臣治

亂之間興亡諫諍之道選想其人砥筆和墨則翼人君一恆而

至于治不恆則烹滅族惟此二者不思中道自秦漢已來凡千

百輩不可悉數然怒集作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皆是納諫而悔

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語迂險指躬醜惡致使然也

夫迂險之言近於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說激

怒之辭以卑陵尊以下干上是以諫殺人愈多諫略獵者豈獵

愈其諫治宮室者宮室愈崇諫任小人愈寵觀其旨意且欲與諫者一闔是非一快集作怒氣其不論其他是以每於本事之

上尤增飾之今有兩人道未相信甲謂乙曰汝好食某物慎勿

食果便食之必死乙必曰我食之矣汝為我死必陪食之甲

若謂乙曰汝好食某物弟一少食苟食多集作必生疾集作乙

必因而謝之減食何用集作迂險之則言欲反之循常之說則

必信之此乃常人之情世多然也是以因諫而生亂者累累皆

是也漢成帝欲御樓船週謂水御史大夫薛廣德諫曰宜徒橋

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集本文粹並作陸

不廟上祠也不說張猛曰臣聞主聖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不乘危御

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謂諫諍之言當乃從橋近

者竇厝中敬宗皇帝欲幸驪山陳諫者至多上意不決拾遺張

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大戎所殺秦

始皇葬驪國亡玄宗皇帝宮驪山而祿山乳先皇帝幸驪山而

享年不長帝曰驪山若此之凶耶我宜一住以驗彼言後數日

自驪山回語親倖曰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漢文帝亦謂張釋

之曰早之無甚高論令一有可行也今人平居無事友朋骨肉

功磋規誨之間尚且旁引典釋壘繹繹使其樂去其不善而樂

行其善况於君臣尊卑之間欲因激切之言而望道行事治乎

故礼称五諫而直諫為下前數月見報上披閣下諫疏錫以幣

帛辟左且遠莫知其故近於游容處一覩閣下諫草明白辦婉

出入有據吾君聖明宜為動心數日在手味之不足且抃且喜

且慰三者交并不能自止語君聞諫既且行之仍復寵錫誘能

諫者斯乃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聞於遠地宜為吾君抃也閣

下以忠孝文章立於朝廷勇於諫而且深於其道果能動吾君而光世德牧集作蒙閣下之厚愛實於異時資閣下之知以進尺寸能不為閣下之喜復自喜也吾君今日披一疏而行之明日聞一言而用之賢才忠良之士森列朝廷是必集作以奮起志慮各盡所懷則文祖武宗之業窮天盡地日出月入皆可酒掃以復厥初牧縱不得効用但於一官一局筐篋簿書之間活妻子而老身命文粹有馬字作為歌事稱道仁聖天子之所為治則為有餘能不自慰故獲閣下之一疏抃喜慰三者交并真不虛也宜如此也無因面諧其事書紙言誠不覺繁多某再拜

直諫書

劉允章

救國賤臣前翰林學士劉允章謹冒死上諫皇帝陛下臣聞大直必抵大清者必死昔昆錯勸削諸侯之地以蒙不幸之誅商

鞅除不軌之臣而受無辜之戮今并臣三人矣伏伏一無字守忠懷信口不宣心則頸剝腸向闕廷而死者并臣是也救國策從千里而來以欲肝腦上汗天廷欲以死屍下救技黎庶臣死之後不見聖代清平故留賤臣以諫明主今短書一封不入長策伏蒙不收所以仰天撻膏放聲大哭殺身則易諫難以易死之臣勸難諫之主伏見陛下初登九五頒下諸州開直諫門言者無罪四方雷震百里奔馳至闕廷者願陛下置疑昇平之業矣陛下既不用其策不捨其過或鞭撻市禁園花深一作波埋溝壑者不知其數乞食道路者不記其名夫輸忠獻策之臣匍匐闕廷者豈敢斯陛下乎大臣愛位而不敢言小臣晨死而敢不諫忘請死之罪往冒死天庭者知陛下覺寤也伏聞樞密之事要在疑職職疑人以宰為度外之官以御史為不速之任寃者不得伸

君者所以深藏小人所以謀亂自古帝王以御史爲耳目以宰相爲股肱胷廢則不能用耳目弊則不能視今陛下廢股肱蔽耳目塞諫諍歲忠良欲令四海不言萬方鉗口可謂也臣恐千秋萬歲說陛下不聖笑陛下不明臣所以急也當今天下求進之臣智者不肯自言不肖愚者不肯自言不賢故使賢愚混雜善惡同群真知愚何所分別取之則善惡進捨之則賢愚退何不使至愚在野至賢入仕使疑天下食祿之家凡有人入臣請爲陛下數之節度使奏改一入也用錢買官二入也諸色功優三入也從武文四入也虛銜入任五入也改爲爲真六入也媚道求進七入也無功授賞八入也國有九破陛下知之乎終年聚兵一破也蠻夷熾興二破也權豪奢僭三破也大將不朝四破也廣造佛寺五破也賄路公行六破也長吏殘暴七破也賦

役不等八破也食祿人多輸稅少九破也臣聞自古帝王終日勸農猶恐其飢終日勸桑猶恐其寒此輩不農不桑坐食天下欲使天下之人盡爲衣冠矣天下之人盡爲將士矣舉國之人盡爲僧尼矣舉國之人盡爲劫賊矣欲使謹人蠶桑乎今天下蒼生凡有八若陛下知之乎官吏苛刻一若也私情衡奪二若也賦稅繁多三若也所由乞歛四若也替逃入差科五若也冤不理屈不得伸六若也凍無衣飢無食七若也病不得醫死不得葬八若也仍有五去勢力侵奪一去也奸吏隱斯二去也破丁作兵三去也降疑爲客四去也避役出家五去也人有五去而無一歸人有苦而無無一樂疑官有八入而無一成凡有三十餘條上古已來未之有也天下百姓哀號於路道逃竄於山源夫不相活父子不相救百姓有冤訴於州縣州縣不理

訴於宰相宰相不理訴於陛下陛下不理何以歸哉伏見蠻寇
欺侵神道誑我國家作亡命之魁桀為逋逃之屈冗徵兵五年
今日誅之何見之晚也臣聞却以疑未終銷兵於當時本無而
養兵日為與一作亂臣張本也今不除其亂本而除亂苗士卒蕩
盡於中源王帛多去於道路嶺外仍令節度四面討除蒼生嗷
嗷何負陛下今行此討罰以為上策臣恐今年除一承嗣明年
又生一承嗣天下征戰未有了其則禍難起於腸必蜂萬生於
手足陛下左右無人敢言但知潤色美詞悅情暢忘而已知豈
千里零落萬里凋殘者哉今國家狼俱一作如此天下知之陛下
獨不知之天下不敢言臣獨言之萬死一生臣死一介之命救
萬人之明臣今雖死猶勝於生臣獻策千條未蒙一聞窮旅貧
病流洛風塵眷戀朝廷而不能去儻陛下覽臣愚見知臣愚忠
則理亂斯須存亡瞬自大平之日昭然目前必也陛下不萬國
為心不以百姓為本臣當幸歸滄海葬江魚之腹不思見國難
危臣之願畢矣臣懇一作不勝痛功感懼之至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六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七

書十一

贈答上

梁貞陽侯與太尉僧辨書一首

王僧辨答貞陽侯書一首

梁貞陽侯與王太尉僧辨書一首

王僧辨答貞陽侯書一首

梁貞陽侯重與裴之橫書一首

裴之橫答書一首

周處士書一首

梁貞陽侯與王太尉僧辨書

淵頊首昔自天狼炳曜非無戰陣之風參虎揚芒便有干戈之

務至於夏鍾夷羿周厄大戎漢委殊囊秦亡寶篋彰於史籍可

得而聞未有家國殲危遂若當今者也我大梁膺龍圖而受命
御鳳邸以承天軒頊比於諸王湯武方於兒戲三光有又四海
無波靈脫咸臻表裏提福非日非月蒼生仰其照臨如雲如雨
天下蒙其恩蔭而屯享有數剝極爲災彙獍豺狼肆逞兇逆後
主誕資上聖光啓中興大剪仇讎方平宗社雖徬瀟湘舉芥庸
蜀彎弓凡厥兇徒誰不殲撲豈圖天悔福喪亂荐臻羗虜無厭
乘此多難處劉我南蕩覆我西奉問驚號肝膽崩潰雖復金行
版蕩火政淪亡綠林青犢之羣黑山白馬之卒八王故事曾未
混清九州春秋誰云禍亂昔降周從播皆憑晉鄭之功強漢阡
危終假虛牢之力今者武皇之子無復一人貌是孤孫還同三
叛等子頽而爲暴同劉芳而入關乞命諸戎勢何支久孤宗室
之長爰自布衣皇運之初彌承天德何則據鞍輟哭雖留霸圖

獨居掩涕終計家怨孤二三昆季方可

一作戴天被此思慈如

何酬答所以徐彭之役不采輕軀哀荷之誠又聞朝聽况和復
家不造至此橫流宗社無依何所逃青固以提戈負劔卧泣行
號言念荆巫志雪讎耻大齊觀書有洛輯瑞榮何功格蒼旻德
滿天地慈孝之道通於百靈仁信之風覃於萬國是以日月所
照舟車所通後海水以來賓瞻蒼雲以奉貢昔自軒農炎昊曾
無宣國之規虞夏商周非有代戎之略豈知華夷德仰遠近同
心穀價無堯湯之憂糧儲同水火之賤精兵利器勢勇雷霆天
馬龍媒冒比山谷斯故聞闢已來未之有也至於親鄰之道風
契逾深無改曩懷遵感彌篤以爲興亡繼絕事炳前經推擇庸
虛命守宗冀疑方欲仰憑神武清我寇讎肯喻難遠諸懷哽惡
明公誕膺時運光贊本朝勒瑞姜璜書名何鼎故以通期管樂

宜契風雲戮不世之兇渠殲滔天之巨寇重以三湘放命七國
連從征旅東西必翦妖逆雖復棧道本閤田單之奉舊齊綰璽
將兵周勃之扶隆漢巾宗佐命且畫丹青光武功臣皆懸星象
非獵非虎之封同心同德之勞按彼功庸曾何跼蹐但與在亡
期於體國喪君有寧容無主夙承所立猶則孱蒙天步方難寧
可弘濟自淹留大國志荷恩私朝夕宮闈頂奉顏色黃河自日
亟亶誠言分災卹患事非虛旨但善相小國終資大賢定其邦
家繫公是竭淮流不竭豈獨根邪望能有此秉懷思之無忽近
陸居士有啓陳其禍亂朝旨即命何東王岳等勒率熊便相祗
赴道阻長雖無之及所聞西浮夏首便當險隘之衝南捍巴陵
方拒窺窬之世上黨王圍齊寵弟是號宗英親御戎軒遠于將
選裴中興起淮南貴族兼事戎行躍冀馬者千群披犀者萬隊
來自河陽曾不旬日持節徐武潼三州諸軍事散騎常時明遠
將軍東徐州刺史興始縣開國侯湛海珎等並前朝舊將夙著
勳庸推轂海邊屬是喪亂雖復援身有道志雪朝怨咸預戎行
其志鄉國江淮舊隸悉已招携方稟英謨共翦讎難去月將晦
便屆壽春已具舟師將臨汴浦使人入境行陳所懷睽日覘光
遲枉還牘當使宗枋有主余同小白之勲家國無虞公保阿衡
之貴何其美也豈不休哉言念此私但以號咽蕭淵明頓首

此篇英華元編在六百八十二卷邊防問人今移于能庶幾增
答相應

爲王太尉僧辯答貞陽侯書

前人

孤子僧辯頓首頓首席威卿反命具有奉答馬嵩仁至又奉去
月二十八日誨增用傾棟秦爲不道西都失守率土臣妾莫不
驚遑喪君有君實惟典禮繼世嗣曆明於通詰所以百辟辟司

四方岳牧共立大計僉議所歸故紹晉安殿下用傳寶祚樹立之宜無由遠謀鄰國足下宗拔蕃戚德舉早隆既身限北庭事隔匡贊今者借助齊主揚旆南轅但嗣守洪基即既其主若阿衡帝載誠所推揖佐弘中興誰曰不可所望齊水存信誓謹當命北舟人奉迎麾駕無容進在齊兵遠於江表仰冀弼諧時政用極奮庸但江東之地數千餘里民附國險水陸杙帶若舊京從命揚徐承真恐又西南之地二十餘州不即威懷容為齊國之患而糧裹之宜更運動靜祇展之日冀在一二謹因馬嵩仁并遺真威將軍邇直郎散騎常侍馬瑱口宣謄述孤子王僧辨頓首頓首

按陳書徐陵傳齊送真揚侯滿淵明為書恐非不納淵明住復到書皆陵詞今曾辨答陵作後同梁

貞陽侯答王太尉書

前人書

姜常侍曷至復在去月三十日告且公所懷良以慨息孤雖庸

薄不及通賢猶曰生民寧無心識自皇家禍亂亟積寒暄九州萬國之人蟠本流沙之地莫不行號卧泣想望休平何況於孤預在宗室家荷報雪之恩身蒙鞠養之愛者先皇之慈也烝嘗不絕於私廟子弟得嗣於南蕃者後主之惠也朱方之地建業之都誰家立陵誰家宮廟豈有為人臣子荷此恩靈親執于戈自殉家國公之忠孝信感人神公之盟誓事同懸象雖復宗盟不造骨肉為讎安可相期盡如蕭管助古者天子六軍是為萬乘今日凶荒致闕期禮偏裨將校當擻精兵州郡官曹各有交吏未有居稱宸坐竹日乘輿遂無五尺之童高謝千人之長於公明允意復云何家國彫荒既之屯衛皇齊與陵幸惠優矜何乃自起趣起苟建隣德孔能禍亂欲立功名咸自軍師豈在芻隸湛海珍等前朝舊將差匪齊人分給羸兵即是梁甲非云背

信豈曰渝盟朝野羣誰何所携貳且公天資命世再造皇家梁
代之栢文蕭宗之伊管誰其遠近不稟英謀一作如有姦回正
速齊斧尚何憂於共工何晨於方苗哉所覽來書既為疑難上
黨王恭承朝旨敢不相同方篤隣和不容全異如須減損更遲
行人張廷尉動等所且此無多及蕭淵明頓首

興王僧辯書

前人

太清六年六月五日孤子徐君

君疑是古人自稱如王績書中亦作王君又一本作名當者

頓

首昔者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一作之風堯誓湯征咸用戈之道
至於搖山蕩海驅電乘雷殲厥兇渠無虧皇極若夏鍾夷羿周
厄大戎漢委珠囊秦亡寶鏡然則皆聞之矣未有膺龍圖以建
國御鳳邸以承家二后欽明靈三交泰而天崩地拆妖寇橫行
者也自古銅頭鐵額與暴皇年擣抗窮奇流災中國王彌石勒

吞噬關河綠林青犢之羣黑山白馬之衆拔彼兵荒無聞前史
八王故事曾未混淆九州春秋非云禍亂我皇受命中興光宅
天下太寧瑣瑣安敢執鞭建武栖栖何其扶較抑又聞之陶唐
既作天歸鳥啄之臣豐畢將興時挺鷹揚之佐明公量苞金鉉
神表玉璜儼袞欽才平階一作佇德固以留連管樂惆悵風雲
沾足維時投竿斯去在歲竟徒不聵言此巴丘鼓聲聞一柱之
臺烽三休之殿公則懸麾羽扇猶數投壺一作戎羯咸奔鯨鯢
俱剪樓舫萬軸還繫昆明胡馬千羣皆輸長樂於是乎夏首西
浮雲行電邁彭波東匯谷靜山空扼鵠尾而據王畿牛頭而掃
天闕漸臺偽帥仍傳首於帝京鄒鳩元亮成勢賜於軍市青羌
赤狄同昇豺狼胡服夷言咸為京觀公園陵盡拜忠貞長沙神
主咸安勲踰高密重以秦宣既獲魯殿猶存闢綠草於應門聞

青槐於武庫長安五陵之族廓杜六遷之民樞負而歸都堙斯
滿鬻脂藏肺遊騎擊鍾故市新城飛甍華屋東莞舊宅人識桑
榆南頓荒田家分禾黍其以鄉名穀熟邑號禾興而已哉若夫
卦起龍文書因鳥跡劬勞玉屋大極生民自開闢已來故未之
有也雖十六才子明允篤誠八百諸侯事心同德中宗佐命俱
盡丹青光武功臣皆懸星象棧道木閣田單之奉霸齊綰璽將
兵周勃之扶強漢壤蟲之比黃鵠轍鮒之仰河宗未足去也孤
子陞一作實緣多幸叨筮皇華鄉國迺危公私雉迫邛形形異聲漢書作邛
之功長亂心膏徐庶之析終無開無既而屏居空館多歷歲時
釁犯幽祗躬當勦滅何圖釁歿災極蒼旻號慕煩寃肝腸一作腹
屠殞酷痛奈何無狀奈何唯桑與梓翻若天涯枚栢裁松悠然
長絕明明日月號咷無聞茫茫宇宙容身何所窮劇奈何日忝

膺嘉賸仍屬亂離上下年尊偏嬰此酷昔人迎門請盜但懷發
寢之憂當輓輿親猶有危途之懼况乎逆寇崩騰京師播越興
居動止長隔山河朝夕饘飽誰經心眼程康不繼原粟何資瞻
望風雲晨夕嗚咽固乃遊魂已謝非復全生餘息空留非為全
死同冰魚之不絕似蟄蟲之猶蘇良可哀也良可哀也自東都
紹漢南亳興殷脩好徵兵弥留星館韓宣范武方駕連鐘蘇武
張議朱輪華轂而孤子三危是擯四罪同科聽別馬號枝歸莽
而求慟玉猪反命既無託乘之恩椒舉相逢誰為班荆之位昔
人為齊處魯時降徵求亡晉奔秦猶家招請問管寧於遼左追
上郎於浙東並物譽時賢卿公族懸須應務深挾情所斯豈庸
賤之傳取非餘生之敢望也但預在輜軒誠為過誤珪璋特達
通聘河陽貂坦應容尋盟漳水差有黃門啓封非無青紙紹

書郡將州司郊迎負弩卿亭里候飾館陳兵豈是復今而奔齊
寧當竊妻而北晉已焉哉差一作難得而言也漢之谷吉捐軀
者幾人楚之申胥埋塊者何極孤子何所歎焉但頃伏苦廬徒
近光晷夫以啁唯鷲雀躑躅鳴號含識懷灵未有其庸且夫曾
魯一作耕雨雪猶尚悲歌蘇使幽囚無馳疑分轂忠弘者冠冕搢紳
化感煙雲量標海岳行廢仲月王政無寒疑分轂高年仁風斯
遠固以衣錦纓仰訓黎庶投懷今日憔悴弥布洪澤雖復孤骸
不返方為漢一作北之塵管魄知歸終結江南之草孤子徐君
頓首

梁真陽候重興王大尉書

前人

淵明頓首頓席威卿等還枉比月十四日告披覽未周一作良
深慨息者長平建一作策猶聞蝕昂之衝一作竦勒郊一作忠特

實一作致飛泉之感豈在餘涼德書不盡言遂使吾賢猶迷所執
一作猶報斯故銜哀掩淚仍復披陳者也孤以庸薄寧有霸圖俛服
于周常懼盈滿豈望身居黃屋手御青綸揖讓而對一作三靈
端委而朝百辟詢諸圖牧莫不皆知援誓神明故自無爽但大
齊仁信之道關於至誠睦鄰之懷由於李德遂蒙殊獎一作
嗣本朝拜首陳辭躬誘彌廣一作既而仇讎未殄方一作憑
大國之威宗柘一作社一作貼危尤一作仰親仁之德僂俛思寄號觀
淮一作戴一作深而勅諭分明信誓重乃云邦家有又杜稷無虞几廣
陵歷皆許見還白水黃河屢奉然諾至於夏潘一作衝要控遏
上流且命強兵為我此一作據若一作其自有精甲能捍醜徒
並用還梁如前旨以孤頓一作經泰竊屢守淮肥門生故吏遍
於江右凡諸部曲並使招携投赴戎行前俊雲集霜戈雪戟無

非武庫之兵龍甲西渠皆是雲一作靈臺之伏文物以紀之聲明

以發之斯實不世之降思寧一作豈日猶常之恒禮明公固一作因

天所援弘濟本朝曲阜同功勞立等一作並烈若夫伊尹庖厨賤

宰霍光皆闔小臣諸葛亮無應變之才管夷吾非王者也相論

其世業較彼勤一作勲勞書契已來但一作罕有明德且程嬰之義

自古為難苟息之忠良以喜慰一作甚但先一作前朝秉玉鏡之

符御金輪之寶善薩之化行於十方仁壽之功一作風沾於萬國

兇人候景遂殄邦家何況於今亦有吳會江東如挈差匪虛言

淮陽一作南在面北非局面稼不穡多歷歲時大東小東全無機

杼闕中醜虜寧非冒頓之鋒齊國強兵便一作乃是軒轅之陣西

東一作南當振嘆之勢東西一作西此承撫背之機首尾交一作齊侵華

夷但駿一作建而冲人數歲復一作天子方賡德未感於黎蒸一作人神

威不加于將帥斯等一作曹快快非少主一作之臣安肯碌碌因人

成事公之才具雖復明允一作光明勢何如大監時何若一作如於大

同棄興國之隆思當滔天之猛扈匡救之德翻有未從忠諫之

謀誰其一作云相曉卧薪待大方此弗危繫卓從風傳之罪功一作四

若能思其上策審此莫圖一作謀見引軫獵之車還向長安之邸

一則二則唯在大賢外相內相終當相屈正當携諸舊隸率一作

從我賓遊朝服簪一作簪夕纓直拜園寢梁人望國俱登赤馬之舟

山一作齊師臨江乃轉蒼鷹之旆分袖南浦楊鞭北風民不疲勞

軍無怨讟如其執事尚東一作不前言將恐戎麾便濟江表何則

西浮夏首一作口已據咽喉東進彭一作滄波次指一作披心復廣陵

京口烽煙相望魯拆聞邾方之滋一作尚遠胡桑對蘇北一作四此

為遙水陸爭一作俱前龍虎交至則揚都蕩一作導定功自齊師江

左臣民非關梁國有才豈不追一作退慙後主崇寄之恩還負齊

朝親鄰之意東門黃犬固以一作固已長悲南陽一作河南白衣何可復

得立茲幼弱非曰大勳一作天助滅我宗祊一作桃何所逃豐一作青今

復遣前吉州刺史馬嵩仁至彼十字作使指更具往懷想不遠而復

無貽祗一作禍悔也若英謨有在方興祀嗣一作夏之功明監如遠

便等過殷之嘆存亡社稷一在於公一作斯臨紙崩號不復多及

蕭淵明頓首頓首

此篇六百八十二卷重出今削去汪異同為一作

王大尉僧辨答真陽侯書

前人

僧辨頓首頓首白席威鄉至奉今月五日誨披函伸紙號耻交哀

天未悔禍地維重絕九縣沸騰四海悲憤嗣主欽明濬哲齊聖

廣淵体自宸極受命文祖主梁祀者非此而誰且年倍漢昭弗

明上官之詐德踰姬誦弥昭周旦之誠今海內衣冠中朝卿士

或南陽舊隸官成天監之初伐邸故臣勞光承聖之始莫不人

竭其力爭來郊命輸心嗣主以報先帝之恩今荆陝淪覆正是

江北數縣即東南藩翰萬里而遙坐甲治兵艦舳相接長波天

限方漢城池脩德緩民中興可待孤子本以庸懦加復窮喘且

平生素蓄志不在位世蒙朝寵身實國武皇擢之千里先主申

其三顧因此踰濫遂居端右屬天步難艱寄深憂青方欲詢于

髦傑採之興早共康時務同贊皇猷一彼車書刷茲黜耻然後

守其俟服歸老赤松止如今日使須白事披奉來誨承彼送還

今珽技令戚播越秦虜明公儻能入朝同獎王室伊呂之人僉

曰仰歸寧不副茲仄席濟扶匡救苦斯言不渝更听後旨便遣

鷁舟弘舸奉迎麾旆但聞來朝意在主盟今江東所奉彼屬披

圖未蒙朝意一作音鄭掇子忽左史是之漢背劉襄班書称允况屬踈於昔弥不敢聞命謀期通識賜亮此孤子王僧辨頓首再頓首

梁貞陽侯與陳司空書

前人

淵明頓首頓首軒轅既作遇蚩尤之兵顓頊爲君阻共王之亂雖復搖山蕩谷驅電乘雷殘厥兇渠曾靡遺薛未有時當至治世在欽明元惡滔天遂陷邦家者也我大梁開金繩之寶謀紉玉鏡之珍符功烈與造化相侔德施與風俱遠戴日戴斗向向不賓太平之基無思不屆逆賊侯景殲亂本朝覺重聰弥凶逾昇泥後主天經地緯義冠人靈驅馭能罷遂剪劫盜少康紀夏何可對揚大戊興殷弥無等級不圖天未悔禍喪亂荐臻荒賊憑陵侵蕩荆漢末與酷辱既陷克徒黎獻崩騰莫不淪沒故以哀窮非庶痛極養旻者也夫諸侯釋仕寧非禍亂之朝宗子維城本公爲內主方同國子之勲余以定家得免藏孫之歎豈不功名富貴共保無疆前望鄉關唯增號哭蕭淵明頓首

代陳司空答書

前人

某頓首頓首使人孔文端至奉此月四日誨兼翰累牘俯加循覽以悲以慰先皇聖德在躬体道康哲允恭克讓就日望雲玄雀一作書皇天眷命光宅區宇司物黎元澤與風行恩隨雨散朔南暨教要荒貢篚而運鍾百六時屬陵一作也夷賊臣候景內粟

中國掘翦公室鞭撻寓縣三光掩曜四海分崩嗣后大孝發衷一作哀清國疊戴車以誓衆墨衰裳而鞠旅遙授兵略沿流電邁不崇朝而戮封豕纒信宿而前奔鯨雖天未絕梁伊帝之力方欲克復梁雍吞滅斧函即都渚宮將議進取而穹旻不惠頻降

愍凶秦氏虎狼肆其害暴主上幽辱臺興播遷悲結萬姓痛深
九服杜稷須主天下難曠晉安殿下地密戚親實愛子弱表徇
齊初而岐嶷群公鄉士歲牧潘鎮莫不頓首屈膝請嗣宗祧王
太尉秉德居宗實惟元輔僕以不敏預參未將今朝野寧晏方
鎮協和戮力華夷同獎王室庶竭服膺湧刷離豐殿下夙標令
譽早播明德親則章與漢宋虛候章一作東牟候與居典非地惟蔣刑昔因多故託身
大國今蒙發勅已次壽春載披來旨實深傾汪但帝子承制非
爲之主冢宰匡翊寧侯長君雖則末學頗聞前載成玉踐祚曾
未壯年昭帝君臨寶惟孺童若以家國多故思濟難仰惟尊戚
莫不屬望分陝之寄側聽高肯如使不繼親地使議崇極上相
居中自當奉報昔仲子舍孫檀弓有作趙求外主穆羸以帝前
事忘心不可爲故實蕃惟末鎮敢用多陳遠將誨函唯深哽佩陳

某頓首頓首

梁貞候重興裴之橫書

前人

張佛奴昨還得去月二十九日書覽以增慨昔桓公治反管仲
親射其鈎重耳初還呂卻終焚其室頃家國多患類遘閔凶前
事不忘使爲龜兆所以皇齊大德禮秋兼常威武紛絃洪恩汪
濊况復旗照目鼓吹從風文物但筆羽衛相鬱書契已來斯未
有也卿天監之始門官有成承聖之初身名但泰政應勒王効
命訓二后之恩憂國如家報三靈之寵何有方規異志苟樹童
蒙阻地險於長川忘天討之應及孤昔泰蕃維非無遊士平原
之館及之如錐田文之家差有彈鋏雖復李廣麾下莫不封候
衛青故人多懷彼此豈可文辭簡畧札等平安披封伸緝益多
難異相鼠無儀哀詩人之作茅鴟刺傲彰魯史之文宿昔相期

不應如此衆軍即便頓江關相見在近不復多及蕭淵明頓首
再拜

裴之橫答書

之橫白足下定國等至在雅誨且高氏致送之旨即彼行人遠
到京城太尉應有成命但江山曼阻未奉朝廷報辭第下國之
麟趾先朝所寄籍彼鄰好義深主祀自宜單車入境端委還朝
而朱旆啓行戎旌望國江東士子未達高懷僕早預簪裾夙叨
眷興炫矢既睽江淮成阻青黎裁封雖斷西鳥之辭白雪在天
豈無北風之歎但變紛紛忠貞宜顯寒松負雪誠愧節者之徒
勁草疾風寧忘烈士之槩齊師若反旆淮路退路水彼之教送
止播紳之徒此之奉迎則軒蓋而已伏聽朝旨是申展敬悲之
橫白

興徐陵薦方圖書

周弘讓

吾荷朝恩得安立整身名兩泰夫復奚言但願沐浴堯風邀遊
舜日安服飽食以送餘蔭然性靈未能灰弭其間復須友生言
語後來英俊並出才爲時生林谷之中鮮逢退逸唯趙郡方圓
栖遲天自年過強仕不慕時榮文史足用學藝優敏中歲暫遊
宛洛蒙第識異其人方諸之胤衣冠未絕雅奉閑逸得性立林
興吾朋遊積有年歲今復同在巖壑畢志風雲琴按清商一作高非
詩題空谷比幽貞道缺考盤絕詠詠一作賁五履二兩爻無文
方今公但作輔億兆攸賴激貪懲競儻自圓起第以搜揚佐世
水鏡求賢脫能登此反陋論一作論言是屬翹弓遠賁則山谷咸
動足令廉風復振懦夫能立豈不成哉圓若蒙此旌招未必不
鑿竄而適於廊廟之用脫不能賁然來思於退議之道於斯為

貴恐弟未究東川人士聊復起予今言吾家上宰之貴無以微
祥萬一此舉脫復入聽少得不貪夙心周強讓白

答周處士書

徐陵

厚去年三月二十七日告仰披華翰其慰翹結承歸來天自得
肆閑居差一作有弄玉之俱仙非無孟光之同隱優遊俯仰極
素女之經文昇降盈虛盡軒皇之圖勢雖復考盤在阿不爲獨
宿詎勞金液唯食玉泉北夫煖石紛紜終年不爛燒舟辛苦至
老成方及其得道冥真何勞逸之相懸也又承有方生亦在天
目理當仰稟明師惣斯必要豈如張陵弟子自墜高巖孫泰門
人競投滄海何其樂乎聖朝虎心板等尚想兵圍若彼能赴嘉
招便當謹申高命但其人往歲亦望至京師觀此風神確乎難
板故以忘懷爵祿詎犧牲之談高視公御獨駿蜡一作之訓所

恐有道三辟公車十街若斯者終當不屈此既然矣請復嘗言
昔楚國兩龔同時紆組漢陰二老相携抱甕兄之幽貞若其鑿
坯負石方同形影結綬彈冠無容越楚况乎糞土夢龍羶臊名
器已行欲所非應及人忽承來音良以多感何則頻陽巢父不
曾令薦許由商洛園公未聞來徵綺秀斯所未喻高懷而躊躇
於矛楯也唯寘山阿近言近惠芳音如獲誠言謹便一作奉弟
風勞此劇不復多呈徐君一作白

答來諸官人書

前人

自古有此無吏部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門胄遂其
少多一作量其官爵但古來數千年非無明時也非無明主也自
有才用雖美階級不通門戶雖高官資殊若屈斯人者其例甚
多請問諸君此是何義夫一千錢一斛米之多少猶閑相祿况

復皇朝官爵理係玄天內典謂之為業外書稱之為命五行有
驛馬之言六甲有官鬼之說必令驛馬時發官鬼刻身所望借
榮便當果遂如其不爾決是難諧豈可改尚書作官鬼驅老僕
為驛馬耶若見問尚書何不分判用與不用許與不許僕答云
君非屈滯豈可相期決言應果若今驛馬差爽便是乖信此闕
君命僕何以相答耶若朝散之流行止之屬門戶相似人才不
殊選家斯酌無能為爾若陟大位清官悉去玄一作命夫人君實
用並是前緣故宋文帝云人世一有豈無命運每有好官缺輒憶
羊玄保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滂自此而
論豈無前業且世彥云圖官在亂世覓當在荒年梁孝元帝承候
景之凶荒王太尉接荊州之禍敗爾時喪亂無復典章故使考
官方窮此絃雜自紹泰平及求定中一作永聖朝草創爾時州

州自帝郡郡稱王天下干戈一作尚無條序兼以府庫空虛

賞賜懸之白銀之寶難得黃紙一作之板易營假以官榮一作以官階

伐於錢續義在一作撫綏無計多少有又非舊動非地非才託

節將而求官用時人以買位賣官既財背為清顯故一作負外

常時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四軍五校車載斗量豈是

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礼樂日富年華主上體成王之風大傳

弘周公之德西戎北狄畏我王威時既清矣時既平矣何可猶

作亂世意而覓非分之官耶一作何可一作凡人所以稱屈滯

者身已不無寸能官官不及父祖既足明晴可以於邑所見諸

君多踰本分猶言太屈未踰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等一作並

亦一作為卿相此不踰其本分耶此天子所用一作天子所授一作非關選序

舊章秦有車府今趙高直為一作丞相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

爲丞相此復可爲例助僕七十之歲朝思夕計並願與諸賢爲
貞善知識曾無嫌隙差可周旋非欲令君作此怨訴但既忝衡
流應須粉墨庶其允當無負朝寄耳去年疾患亦一作餘氣息
不能相答通作此書所望諸賢深明鄙意徐君白一作徐君白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七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八
贈答中
答族人梁東海太守長孺書一首

重興簫十書一首

贈常司業書一首

答族人梁東海太守孺書一首

其入因梁未入比齊

徐陵

息報近歲奉使來歸辱彼河清年中告行並惠以明鏡函離寒
暑雖復時陳梁鶴日照孫孤一作鸞言慰相思反增離眷劉傳三
常侍還又承書扎銀鈞甚麗玉疏依然開封神紙破愁爲笑素
秋方成溽暑稍蘭體中何如善保元吉褻臺之必少海之珠何
必卿里所在爲貴卿記身大國既已精年彼朝莫彥理相欽挹
方當交辟三命清官兩宮何乃闕然遲有問也吾七十之歲崦

嶷追已朽老之疾隋年而甚徒懷北印之功未遂東都之期牽
役承間但有頃賢從君政佐佑興基中舍一作書 謹殿中 並休
宜自別書閣來告訪吾文章吾自歸來卿國函徒炎涼牽課疲
朽不無辭製而應物隨時未曾編錄既承今告輒復搜檢行人
相繼別簡知音但既之新聲全同古樂正恐多慙於協律致睡
於文候耳燕南趙北地角涯天言接未由但以贊殺善敬德中
郎並北境之良選皇帝之上來若可輜軒別當委白君門

重興簫十書

李愷

再覽來封皆如一面秋熱未解所履如何某疾拙但昧於理耳
崔子曰月漸遠地故人情多慙深裏豈易論也委曲且悉待彼
官到若有商量與申後意彼有人作主人否承即欲還豈不能
一至此也外郡感別情不易言道路無番帶朝廷待士論屈目
深着聞鳴躍物至斷絕弟及才轉識言成措摸某弃席之人何
能為也言談次可吹噓之合不負公私亦親故之情耳千万千
万不具李愷認

重答李清河書

簫穎士

名白臨清傳馬子遠至昌樂奉問及亦既披緘慰慘交集幸甚
幸甚云友存日側聞緒言以其先門在殯舊瑩未附將事啓十
措用卑秋見託不才俾述銘誌手草行狀遺本猶存豈期遠月
未臨長夜俄遘理追遠之純心受終天之末酷幽冥憤歎豈期
可言南陽王公聞而傷之近賚錢二萬以齊所欲况又不以人
廢言克申後意則不暎之作刊就有期既往之覓矚目無悔存
歿所荷非二公而誰然後知燕王無以矜其吊疑作市骨魏妾不
獨甲其結草矣亂奉日遠係積難任惟珍重因還騎不宣名拜拜

日月頴川男子蕭名敢復書於京兆常夫子足下嗟乎事有勇於昔聞而怯於今見有求之累月而弁之一言而其勇於昔聞而怯於今見者固見之不厭其成也求之累月而棄之一言者固言之未通其蹟也難爲也志士之節知音實盛名之選可不謂難哉必也道不磷於進趣之幾交可判於言談之分雅心特達中義不回者能之由是而其來也必審於幾其去必虧於分鳥能擇木木不能擇鳥離合是非之亦在主不在客則僕之所以法乃足下之所以難也嗚呼將見不見聞惟難僕所以盤桓顧望且累月焉惜知音之至希一絕不再也詠疑然不謁幸不怪乎僕家業山東非舉選時不至三輔而倏來忽往亦已再三一昨遇謝官乃不知門下省與朝堂所在足下試以此等事相

對輕於進退者耶而願託深期積有年矣幼小日曾竊窺足下所着兩京新記長未追思實爲善作人疑所知殷晉亟接清言僕幸因之飽於餘論思疑心諫疑逢以目爲年頃數歲前足下新除吏部郎中時曾於都省之間昧然一謁足下亦頗垂顧接而今得無忘耶豈或念此便謂僕爲輕於造詣者也僕任時之興誠復輕率然自足下則有固永而不至者焉足下誠問僕於衡軸諸公必知未有一人言僕造其間矣以正月二十五日自東京參後迨茲處承足下屢垂訪引又賢弟曾一陪安席貴昏源子舊所交勸豈不欲假延譽於門庭披舊積於心腑耶何曩之不能往也如此所謂勇於昔聞而怯於今見者矣仲惟下旁求百氏獨步當朝揚鑿戒時難興擬自南登清貫重二十年更事既多閱人不少尚能紆迴雅憲厚在小人慇懃懇懇至于數四

何其異也今方運偶休命賢才至衆龍門之下躍鱗所萃豈復
吹噓眴眴之地尚徵一蕭茂挺乎雖足下惠顧轉深而僕愈自
疑也未知足設何禮以接之竊觀今之丈人雅操大缺內不能
自強於已外有以未譽於時蒙蔭闢茸人望口氣謂高位必以
援登芳聲要以用致而當路者既不能人人有許郭之見亦因
依左右惑而客一作容之由斯而達十倍八九翕闐闐而忘返致
令時士者不能備其禮懷才者無以表其誠混淆委翳良足難
疑也亦知足下爰自諸生早云峻拔策名從仕清標有素世所
希也而時事共然頽風一扇詎知來者有真循疑之事得無繫
累於流俗乎僕褊介自持麤踈浸久平生峻節未嘗居下恐足
下尚以為風鹿一士名位不侔行言致迂音容便阻則麋鹿雖
微款服之轅輓且必異於騏驥矣挺而走險阿公之門下可曳

長裾乎此所謂來之累月而弃之一言也足下名卿之孫相門
自出妙年籍甚寵駕賢時仰俯周旋故已在雲霄之上而僕汝
穎之間之後生耳不知足下何從而見詩耶高命驟臨恠難無
寡疑竊為重之忽記往年奉詣時足下云孫大所言第一進士
子則其人不肖誠愧孫公之過談足下誤聽然尚恐足下正由
此見知苟其曰然則足下未知之也嗟夫漢有言曰公知其一
未知其二此言雖大可以喻小若孫考公之於僕可謂知其一
矣一作也深矣可不忘矣然其所未知者乃三四啻不豈一二而
已哉慎子有言以離朱之明視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視水一
尺則不能見其淺深何則所賦者異也曩時與孫考功無里閭
交遊之知親朋推薦之分勢懸望阻聲塵不妄躡無情之路回
必斷之明懷息不隔於至公而見過盡關於薄伎則是僕詞策

之知已非期之知已故謂可謂知其一也文夫生遇平昇時自
為文儒士惟不能公卿生取助人主視聽致倍苞熙遺名竹帛
尚應優游道術以名教為已任者一家之言垂沮勸之益此其
道也豈直以亂場策試一第聲名為知也相期之分耶若由此
見知僕不才者幸嘗遇賞於孫氏瑣珉之文何足枉二賢深顧
哉足下見住明之耻須董狐之良載筆延閣職司圖史誠朝之
得人竊為足下重之斯未易任也亦知足下懷獨見之明後求
諸生固無借其一字然聞此一字無受金於呂氏之感者不可諸之
泰無人矣僕不意少有此癖心矣存目想行已十年時命不貸
所懷莫就而朋從之間或謬見稱說亦何知足下不緣此見訪
耶苟曰其然則僕心期之知已未始或移於足下矣非曰能爾
敢事當仁何者僕私心自料亦已熟矣今朝野之際文場至廣

揆藻飛聲森然林植必也扣精微於賞鑒之府稽折中於序述
之科如僕料得足下門而入者寡矣僕不敏竊嘗自以為升足
下堂而未入於室但足下未深知耳僕與足下無世業通家之
舊屈伸之際僕輒預舒慘焉聲同氣感不知所以然也夫司美
古誠均之貳學正是循國風伊始先哲王之所以導人敏德謀
猷長世者曷嘗不就學校而奔風化耶梁伐劉嗣芳自尚書左
承除國子博士于時物議以為妙選近高宗朝樂安孫公以宰
臣之再轉此官朝廷素望初不點缺斯尚學尊儒之道也令來
擢用此塗稍革必當由憲臺而遷會府典綸訖而掌銓衡一履
學官便為屏棄雖不足以斷賢才通塞之路而常情積習可不
謂無乎頃在洛中聞足下初出南宮僕易然不樂尋知足下載
司東觀又翻然以喜王綏有言國寶雖不我知我自知國寶此

之謂夫人生相知亦有運命在僕素誠乃命爾足下果惠而訪之豈人事也以足下陵戾青冥斬清思溼容雍壁沼之觀耀映石渠之府而屈伸小數僕尚預其慘舒况乎淪厥盛時悲涼壯歲宿心有在得不為先達論乎臨書耿嘆不知自己惟足下實深誅之今請以一世浮沉之端一身能否之効從始至末仰祈知音言而不進命之極也僕南遷士族有梁支孫系祖司徒翻揚中烈王追躋二南邁德荆郢有子四十人俾侯錫社入卿出牧且忠且賢終始梁代第三子侍中懿惠侯大同中以信武將軍都督北兗州緣 淮南軍遺愛在人詔學士謝蘭撰德政碑文長子山陰公儒術精博世有盛名隋代山陰第十一弟常侍君才標見崔子發齊紉陽玠着 談數亦稱俊爽而有才辨隋開徵為東宮學士謝病免少子零陵通守以再從姪齊王諮議府君為

後則小人曾王父本則惠侯第十七弟太尉宜豐侯之後太子太保梁安公之孫宜豐有忠孝大節見稱梁季迹五史 分載南北安分以前代宿德再縮台傳於義寧德武之間同堂昆弟百有數十自梁涉唐多著名亦終古蕃盛莫之與比貞觀之後群從凋零垂拱以來無復大位越敬王之圖臣復也王父實預其謀擯身江海不臣武氏舊業邠岐一朝危解內第琅耶主仁間標列傳贊備胎事迹家君子少丁家難辛善百羅事繼親長異母弟育孤姪以孝友聞於姻族僕生於汝類幼而苦貧孜孜強學業成冠歲射策甲利見稱朝右當此之時為奮筆飛鸞鳳搗論吐雲煙明主可正議而子群公可長揖而見何言日損一日年一年蹉跎半紀乃朱方一下吏耳興言念此不覺氣之文育來事業復何所用未可為不知已者論也僕平生屬文格不

近俗凡所擬議必希古人魏晉以來未嘗留意又况區區咫尺之判曷足牽丈夫壯思哉而時議喧喧輒復見數亦嘗標獎思於銓度振塵虎一作聲於贊下而今拙句尚在人口已云再矣復

何補於淪棄耶嗟乎以苗侍郎之至公待物以僕之直道干時取捨之端理關一試由來賞待亦云乎不簿而壯年志氣盡此一行耶命耶若此之甚也又弱志看書放心前史乍窺律令無殊桎梏使終身學此未知得時用茲措足寧逃罪戾髮膚不毀豈若是耶唯疾之憂故寧逃罪僕從來官情素自落簿撫躬量力栖心有限假使因緣會遇躬力康衢正應陪侍從近臣之列以箴規諷譎為事進足以獻贊明君退足以潤色鴻業決不能作擒奸摘伏以使能自達耳况乎累士之斬升天無皆自經寤感千端萬緒方歎議一官資勳歷政之效信茲課最歧彼京畿

不二十年未免期厄舉足踏坑堦弄揮手桂綱羅摧折庭臣之威

誼歟卒伍之後捨長用短雖智何為安得一作鼓鍾可樂便將

饗爰居以愁也近日見苗侍郎乃去以子文章非文章才所及

異時大用不繫此得會當再發萬成一舉嗟夫以文翬為言則

爾而一身自卜且有不能一作何者僕面時之試非不工也苗

公之言非不知也以得便之試逢見知之言詞殫理極卒孤始

望自茲以外更安可料哉僕有識以來寡於嗜好經術之外各

不嬰心幼年方小學時受論語尚書未能究解精微而衣脫與

今不異由是心開意適目請千有餘言榘楚之威不曾文翬有

時疲頓即聊自止息不過臨池水視遊魚耳頓來志苦轉不耐

煩觀圖碁讀八分書亦憤悶除經史老莊之說所未忘者有碧

天秋霄風琴夜彈良朋合坐茶茗間進古賢論釋典已又酒性

不多涓滴輒醉適情緩飲則樂在終席雖體氣薰實加惛憊而
中心醒悟子無惑焉常時知故以此見寡三杯之餘則任意縱
誕就閑窓或屏風間屈耽岸情怡然自處或經過座稠人之中
綺筵四匝珍羞盈品爽心翻然有時閤着若乃箏歌亂奏繼以
興白博弈樗蒲呼梟爭道優姬艷妓喧雜左右易貌變聲千態
萬曲即嗒然氣書無所學知心識低徊魂動神撓但思臨長風
一大叫耳雖復卻昭子之驚楚奏夏仲御之逃越巫向以加之
一行郡邑志尚都沮事與好相背青與悶相成寮列不暗悉異
之又以為務恃文詞傲弄當世同聲悉疾何地自容可嘆息也
直性徧中少所容忍於心愜未曾勉強昔常話文章得失論姓
氏臧否忤人雅意累悔無及友生邵軫深以為言四五來絕無
此過終朝杜口不復發端偶然見問則率意便答必不能矯

情節理雷同取合而今世風流見異者衆雖三五至交才名又
著一叅名理俄然楚越而州縣之禮捨義重權小人跨躡便成
簡倨卑身下氣已自不堪詞色之端更來附會守初心則嫌積
頓起將任節則操履全乖文夫行已三十年讀書數千卷尚不
能揣摩捭闔取權豪意旨况夫終年快快折腰於掾吏之下哉
古者右史記事左史記言記事者香利經記言者尚書是也周
德既衰史官失守孔聖斷唐虞以下刪帝王之書因魯史記而
作春秋託微詞以示褒貶全身遠害之道博懲惡勸善之功大
韓宣子見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功之德興周之所
以王也有漢之興舊章頓革焉遷唱其始班固揚其風紀博平
分表志區別其文復而雜其體漫而踈事同舉措言殊卷秩首
末不足以振綱維支條適足以助繁亂於是聖明之筆削褒貶

之文廢矣後進因循學猶不及竟增泛博彌新簡要其迷一作

固久非可一二言也僕不揆顧常有志焉思欲依魯史編年着

歷代通典起於漢元十月終於義寧二年納而刪之勒成百卷

應正數者舉年以繫代分土宇者附月以表年於左氏取其文

穀梁師其簡公羊得其覈綜三傳之能事標一字以舉凡扶孔

左而中興黜遷固為放命昔荀仲穆袁彦伯二賢亦嘗筆削紀

年裁成兩漢晉代則孫安國編次南北迄穆帝之終其道鸞一作

奎鑿齒幾原叔庠繼踵于宋齊之間矣梁武列太子以弱冠之

年早事刪錄雜諸家之說着三十家春秋春泰清之季金陵版蕩

元帝嗣興乘輿不復東臺典籍悉上荊州及郢都淪喪焚燒略

盡史策遺逸散在人間同源異流十家俱起而究終始一氏則

何劉二典存焉陳紀裁於野王齊志創於君焚蔡學士集江陵

故事撰後梁春秋隋季有後畧一家亦行於世秦涼趙諸國亦

有得而稱元魏及周無聞焉爾自漢元卒於大業期運驟遷史

籍堪委福年之作亦往往而聞其問體裁非無優劣終未能摧

漢臣僭偽之鋒接魯論之緒附庸班范曾何足云雄銚獨斷抑

非諸君子之事也誠智小謀大便短汲深加之數年可以集事

嘗願得秘書省一官登蓬策閱典籍冀三四年內絕筆之秋使

孟浪之談一朝見信寧不知立身有百行立名非一途豈必繫

心翰墨為將來不朽之事也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

立言者乃不朽之末耳然則古之終年著述者亦已知之心有

所存正爾不能自已也豈來見重於十載耶校理是司於今絕

望刊削之志即事都損矣聖朝官人宜來稱職使道皆適務時

無棄能何須銓

銓一作

衡枉分如此僕以三月二十六日拜謝闕

庭爾來凡四十餘日正以足下之故未便東行久不能斷夫人
與不見於胷中由此致淹泊耳辛足下勿謂僕爲後輩一生聞
某小者所知但欲輕一召來試觀其談說也僕遇於足下豈徒
伯喈王燦之嘉會子產逢陵之昭合耶雖數百年外邈爾相望
亦不爲遼闊也况契心期於晚仰之顧得不重哉僕從來綴文
略不苦思唯專心舊史企望有成不復能以他人一作手筆冀
流傳於人世所以按毫襞紙見推疾速自今月五日始作書首
末千餘言經半旬乃就扣之筆札斯亦勤矣誠知殊翦截之清
詞長謬悠之曩說然苟非足下安能有此一作課之善士之託
於知己恨鬱悒而無所申非必來利也計足下之年應長僕二
十許歲亦已懸矣而才名位望之隔則又可知所不問於風斯
者道耳足下本以道垂訪小人亦以道自媒故此書之禮過於
慢易成足下之高年苟道之不著而名位是務足下之趨風者
多豈唯一蕭茂挺小人之受侮亦衆豈獨一韋夫子乎足下必
不以爲狂而亮其志越絆拘之常禮頓風流之雅躅乘躡履之
遇展傾蓋之歡則重賜一書猥荅誠既奔足下不暇豈敢差
池若文不足徵道求相備請見還此本謹俟燒焚無爲輕置蓋
誣使識者一窺齊楚交失非古之君子退人有禮之道也雜詩
五首謹奉投耶用代情不近之律耳謹再拜

荅蕭十書

違述

述日忽枉書問詞高理博尋翫反覆周知厭倦述聞登大山者
羸藁薄而迷其方面涉瀛洲者挹波濤而惜其淺深蓋廣大則
昧然難爲究足下貫罕群言靡該不覽聞一以知十切問而
近思詞人之淵藪僕誠不敏何以當斯乎足下無棄藹蕘輕投

瓊玖講學先訓譏疑所企子所啓一依發微言孰不賈勇謹當投
陋巷之輕庭守望君子之軒車博約之道以俟會面常某頓首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八

登士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九

贈答下

上樞侍郎書一郎

答獨孤秀才書一首

請符載書一首

謝李巽書一首

李選再請書一首

又答李巽書一首

李巽又請書一首

又答李選書一首

寄南海王尚書一首

答澤潞王尚書一首

寄贈于尚書一首

文章上

興李那書一首

李那答書一首

答李顥之書一首

上隋高祖華文章書一首

上樞侍郎書

獨孤郁

載推德與集

貞元十三年八月日孤郁謹上謹上書于舍三人兄閣下郁以

世舊遂獲謁文粹有見字叙古人文粹權集並無人字大賢之遇郁也亦不以

常交言之際此文字粹無眷意甚露郁瑣瑣鬱堙三年無聞摧頽折

羽而不喜者非失意之謂非尤人之謂蓋將因事自罪而不喜

也借如豫章生於擁腫小木之中樵蘇見之亦以嗟矣一有不

絕則必自與擁腫者亦不多遠也一作珠璣混權集作隱文粹作雜一本作產

於礫石之中童子弄之亦以驚矣一有不驚則必自與礫者亦

不多遠也一作鎮鄒卧於鉛鈍之下文粹良文粹工都之固亦

知矣一有不知則必自與鉛鈍者亦不多遠也權集毛嬙後於

宿瘤而行多遠也權集即分矣一有不分則必自與宿瘤者亦

不多遠也權集荀與乎擁腫礫石鉛鈍宿瘤果無文粹權集殊

異則不能移凡眼所擇况遇者文粹逃良工巧治有識文粹有者字

之目哉今禮部侍郎之目亦國之良工巧治有識者之目也於

中再擇再不中是直文粹也為擁腫礫石鉛鈍宿瘤者何止與

其文粹不遠哉此所以因事自罪而不喜也或諭之曰今文粹

之道尚光子之所以不振者晦惡文粹也子之道豐蔀也子且

真有崑天之材而隱植之有照乘之珍而密積之有功玉之則

而謹褻如招切鈕木也之有頓都之艷而深惟之雖使離婁左執光而

右拭皆迫而索之固亦不能知子文粹無矣子集無何不移植

露光披鋒示貌使識觀文粹有而駭之披之所誨因亦郁所不

能焉已必不材也必不實也必不利也必不妹也且遍過於有

識者之目是自揚其短也已必材也必實也必利也必妹也雖

小示其光鋒幹貌於一人驚我亦已多矣所不驚者是子文粹

四事果不足異於族凡也郁病且拙獨大賢於郁分殊尚不能

以函况悠悠者歟郁常行乎時輩之問多酌其言語善者鄙昔

而自減盈消息其言權集稍有所驚不敢不於許言者言之今

之後學者或嘆曰吁後學何二字權集所歸哉此且非宜長者

所當聞也亦非宜長者所不當聞也今朝廷先達病在不能公

也或能公而不能甚文粹力也覽其文則質美精文粹嗟無不

至也其問善惡輕重進退則心以別矣此其所以為公也鮮有

知其必善而風鼓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此其所為公不能甚力

致使文粹無無遑遑之倫其不才者亦曰今夫在位者其無公歟

其無心文粹歟有不善未嘗肯稱也意曰非我事也又慮興之

談者不與我符受也惟集無無是使諸子竊竊然自以無聞為不

辱一作遂相與擇捷趨那紛屯於主司之跡親者苟能致譽則

不詰其所以致譽者之賢不肖而曹趨之矣此實今之躁進苟

得之風也在朝廷大賢主而名之驅而正之於其善者扶之搖

之文粹有善而未具者泐之遵之使四方學士知嚮方焉何如

其曰非我事也若使一人曰非我事也十人曰非我事也譽朝

廷皆曰非我事也苟非我事則無所不非我是無所不非我事

則天地之間無乃以寂寥乎昔孔子籥詩書禮樂以化齊弟子

而至天下使孔子亦曰非我事也則今者集作安盡聞夫七十

子之賢詩書禮樂之盛七十子亦曰非我事也又孰為播孔子

之聖如此其大乎今文亦如是朝廷先達亦如是後之達者亦

如是若文粹不相播則人文禮義知已復往之道不幾乎息乎

文粹郁不肖辱承大賢之心深矣非又敢以假喻白薦也意欲

以大賢擇衆賢如七十子之徒是亦方孔子於大賢也如何自

至於何如二十十五字文粹作意欲以大賢擇衆賢而使七十子之徒亦方孔子於大賢也何如不宣郁再拜

荅獨孤秀才書

樵德輿

損四日書問兼示新文閱博峻異有立言致遠之旨焉其於惠

愛纖悉重厚甚善甚善以吾子才志與朱三者皆富家以文粹

聲自振若建瓴文粹有水大治良工必有不斲文粹期文粹至而至

者况以日日新又日新之盛哉夫豫章珠璣鏤鄒毛嫱終不慮

隱之積之禱之惟之之為患而為擁腫礫石銛鈍宿瘡之排蔽

但發有疾徐耳未問云一人驚之亦已多矣豈興族凡校耶此

誠得之又云先達病不能公或公而不能甚力文粹作病今夫

滔滔者或辨之不至而苟善待之及揚聲延譽則銜口結舌大

凡舉世之病也如鄙夫者直了不足耳亦懼招徠奔走為津為

岐至有竊所愛者則寡矣又豈文粹能廢是也從古未達者之

望遠者何嘗不如是耶先師七十子所擬豈當敢也三復懋然

無言喻懷其他慕重續俟會話德輿頓首

請符載書

李巽

數月不面延企為勞憂首漸熱惟動履安勝巽弊屑推遣昨者

不睽薄劣輒上薦賢之書恩命拜足下太常寺奉禮郎充南昌

軍副使官告已到惟增感慶巽不任忻愜足下取高德茂文操

一作持秀棲遲衡門之下籍甚寰海之內信儒者之徽猷朝之

公器而玄纁束帛偶未至者盖匡一作注阜則邇符君甚遠巽

謬臨此地間按清風激揚多矣向非章疏上達則麟無由絆然

奉常之拜亦吾子他日九層之資也但以俯俸吾軍為執事

者之累幸當猥降允副夙誠冀即傾展差浣美矣謹差伸衙任

進朝奉受官人馬馳狀進一作奉迎

謝李巽常侍書

符載

某官任進朝至猥賜書札并官告穴服歎馬等開緘之後伏知
常侍不以載懦劣無取飛章上開蒙授太常寺奉禮即充南昌
軍副使者此所謂天子厚澤下潤林皇諸侯盛禮曲霑固陋斯
惟曠簿何緣如是五內慙愧彷徨佚從某弱年不自揆妄植強
操祖尚名節嘗以為靜既砥礪以修道動即功德以被世故棲
遲不進垂二十年雖跡在立壑而心非常徃且山木之挺者憂
良匠之不來容女之客者憂士夫之不娶其雖孱愚材貌俱微
實來知音為之投誠作侯謁盛府禮數優貸降大人之嚴重涵
小生之闊略顧問采色若有所注居未經時榮命果未稟枯槁
為美粹易荷衣一作蕙為簪組起締構於平地生翼羽於雛鷓鴻
漸之兆始於茲辰與夫尋常感恩不同日而語也哉宜掩山扇
別巖松扶策病億祗赴所職伏以歸山之日嘗於甘子堂中輒

以私志上廣

塵一作

視聽常恐道有所未立學有所未周遭值引

遇速貽敗累實欲姑務敏退以備見聞况江西為藩之鎮雄常
侍負伊咎之資署置賓佐四方傾耳或主客懸絕祗取突馬故
嚮風劔手不敢上道又某童孺酷嗜山水建中初與友生數人
自岷蜀結心匡廬貽至甚病因無以瞻給偶獲一地蓬陋醫蒼
苟敢取易未皇變合一作更含憤不泐如病毒螫近者江州李使
君以俸錢四萬為某買山號三澗峯在二林之右孤巖絕壑匡
廬之左壞褐破袍一作襖沛然蒲篋方將面雲峯構草堂咏歌
克舜綢繆松柏一作桂報償昔年之志而去是有如而無卒有曾
而無心必當為谿猿谷鳥側目相頑豈止於林慙澗耻而已哉
伏惟閣下道極上才之美布中之化昭昭德禮攬接士庶
凡在草木尚獲暢達區鄙素冀見察納某幼小命賤胃緒逶

迺縉心服道年甫強仕比為海內之諸侯屬意亦勤矣禮則甚厚實未隨之今常侍不問賢否事出沉斷恩寵忽至門戶有光銜涕感激不知所措則自茲日至于淺地出於閭下闌門矣菲薄之質已為閭下從事矣夫如是雖千里之外猶趨奉左右也伏計王公大人雅量如淵當見其遐遠樹名異目豈以一召違命遂賜重乎鄙人恃此敢存俯仰既乞守蓬華未獲奔走其官告人馬輩謹並使還府久處荒野詞意踈蕪干犯尊嚴但增惶恐狂狷幸甚幸甚

再請書

李巽

使至奉覽來疏何乃華其詞潔其志未酬獻一至於此區區之意竊有所未然足下之然也夫洪鍾遇扣大小必應良劍赴割泥玉一切知己許與有類於斯細詳足下之旨徒仰矯榮命俯

稽誠禮其所難者但慮側狹鳥之目咽澗泉之溜何嘗以阻鄙夫之誠為念辱衆君子之望為意乎且足下之手儒行也亦嘗聞尼父以司冠為汙已俾升堂者紬百里而不宰乎然丈夫立身之本正在執德義樹功業而已今足下德義已著而功業未樹甚在忽歲月而貪踈曠時至而不行也以足下才德之美僕素高山仰之豈不能足下於朝立可觀之地矯翼霄漢躍鮮清流以成雅志哉意之所趣輒有所在方今聖主聰明春秋鼎盛百玉術內六合掌冲而近郊跋扈尚或乖化夫主憂臣辱仰所忿憤故僕私心期足下於圖大計耳謹當虛心假寐洒掃庭館奉候而已且今之惠然猶主之見辱無屑意也屬簡事有畏不果躬詣所居幸垂見悉

答書

符載

今月二十一日謹遣家人楚山專奉狀伏計已達任押衙至猥
賜書示并官告衣服等戴荷之至無任下情孟夏漸熱云云即
日某侍奉外蒙恩常侍開長者之懷以國士見遇牧自蓬華署
職拜官疏纏綿出於濬發古人云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命
當侍知我實獲死所捧讀之次第激肝心假如時命不隅溘死
朝露平生志氣已無所恨若齒髮猶壯前途未失即立二字之
忿庶幾賢達故前啓求息山林更自磨礪報答之分正在此矣
伏惟典賜鑒察免貽所瑩幸甚幸甚其官告衣服鞍馬等欲留
告身為其職名相聯欲留白衣又吳公服同類捨一取一竊未
合度謹今并却附上伏惟委曲鑒照下情懇望

第三書

李選

再馳狀皆損還答承杭跡未降虛懷猶鬱足下有器業可以資
時松筠之質有異蒲柳然白駒驟過良時易曉昔夫子從政亦
不待常編三絕况僕虛薄忝承朝寄惧於覆厭寤寐良善實冀
推明道德俾助薄劣故延仰之誠有加常旨敢更誠請所望虛
副幸甚諸已再具故不煩云謹差散將葉公著敬條并官告衣
服僕馬等延首北睇以得為榮惟垂昭省不宣李巽重簡

答書

符載

專使孟温朝至再蒙示及招誘誨喻激切倍劇前書之賜議者
云得地千里不如一士閭下以泰山之高就蟻蛭之俾損拆威
重一至於此是何節士義夫之不投心服休是何藩臣方伯之
不師謙降礼是何澆風弊俗之不易邪蹈正是何奸臣賊子之
不悛暴畏義君子動氣小人抃手熙熙相貨如見今古如載之
不肖猶夫人也常侍之引遇也如是况今有賢於載者乎是知

劇辛趙往鄒衍齊來抑有以也夫丈夫處世誠宜種道德樹勲
績類年節慨如不及然才短而好進者敗謀人而不審已者
危三尺童子明詳斯旨伏覽書示閣下又許吳過以遠圖伏計
俯示鄙人實恐孤負聰明視聽失所以鉛刀為重器以散木為
良材反覆思量益用慙惕是以前後懃懃少永退息欲磨鈍使
利拂昏冀明蹄涔之內灌瀉涓滴料新營山居松桂未盈尺垵
墁未快乾即閣下已在鳳池矣此不揆懦劣敢希提携助君治
國裨補萬一若素尚飽滿耳某昧於機要識且迂踈敢恃深知
累竭肺腑儻允遂鄙志從容林壑野人之誠也敢不懽愉以受
賜或固使愚陋周施幕府諸侯之禮也敢不恭敬以候命此進
退之分繫於主不繫於客也意有虔不覺費詞伏惟再垂覽察
幸甚幸甚

寄南海王尚書書

前人

尚書以雄才盛業作鎮南服紆精誠之處疑答天子之寄百越
又清幕士粲然甚善甚善公昔由九江載左匡廬袂以淳仁扇
以清風中林逋客安樂無橫至於敞南軒之勝開北樓之讌纏
綿罇罍操觚發詠者可勝言哉爾後榮迂惡尹承江陵之歡好
超拜客府展襄陽之慶荷違奉尊嚴不十數年伏以英姿奮發
雲霄光華富貴烜赫當世某今葺遁山丘作老書生江湖重阻
禮數問絕尚書或眈不寘慮迎小子旦暮敢不馳心于旌戟耶
一作徑理扁舟遠離潯陽不晨道路時伸賀禮屬般隘熱則飲
食江水席廬陵百餘里防護無術疴疾動作藥物荒乏隣於委
踣以今月十八日達南康使醫工診視了未蠲愈自揣氣力不
任支持遂祈戎使君致健步持短書并備舊文緘結敬獻閣下

運動不偶嬰此疾瘵志意莫申端緒未展然不獲覩節旄之重
挹政化之光仰首嚮風愁惋盈膺伏計宣達聰明悉善下賢幸
甚幸甚三月申馮翊嚴暮至山居道場秀才衡携挈口累歸心
大府此人氣性岐嶷有蹤橫之才夫一作遭知己久見堙壓加
以踏一作駁聲音不振如鴛鴦鍛翮瞻雲興歎况曩昔承歡厚
薄齊同一旦流離棲身失圖北逝不可立家無路伏惟尚多大
厦弘敞能不以蓋覆為意乎仗枕陳露兢惶展轉不宣某再拜

荅澤潞王尚書書

前人

某有舊故為南庸郡太守今年夏五月往遊其門至冬十月歸
山下遂於江州盧使君處伏奉書問并覩抃衙盧從史所留示
委曲重詞異禮一何特達捧讀慙恐若無憑依伏惟尚書忠厚
淳粹發於大造靈姿傑立長材卓然以社稷為生死以勳庸為

倚任義感於慷慨問望歸於德禮屬思完邁遠蹤前人由是天
子以山東之利兵廣士士授之使長於諸侯蓋有以也夫翊王
公之美者莫如賢贊策畫之利者莫如才延納優劣不啻十一作
百百如某者一蓬華士也癡緩僕訥無可采擇性嗜閑退不來
声利頃在山林中飲泉斲藥保養性命時運不適即覽閱六籍
或持竿釣魚以此竟歲人世機事視之惜然不悟高明橫加鄙
夫手疏襟素不師文字是所謂膏蘇草一作而掇蘭蕙斲礫石
而棟瓌璧欲自隗始為天下士君子之先伏如異日截犬戎一
宇宙極民戴主在此志也念茲菲薄無用裨補况且多病刑僊
氣衰不任策使實貽敗累未獲趨拜謝恩鈴閣又南歸日晚酬
荅稽踈瞻望旌麾惶灼無次古人有感一言重一顧期於殞越
請報國士即小子平生之旨豈無足耶伏惟開懷察納不記疵

悵幸甚幸甚不宜某再拜

寄贈于尚書書

前人

朱校書至猥辱書問并示孟處士碑篆端由捧讀弥日抃躍無
次夫旌善人採遺蓋美有位君子之所行志豈伊薄劣敢議發
揮言輕賜重益用惶駭又於朱校書處恭觀製作約數十篇高
格侔山嶽迅勢擬波濤邁氣薄雲霄遠思躡鴛鴻當世翰墨都
無此手臟腑怳怳至今悸動斯可謂煥乎文章也一作奉辭伐
統貔虎之師沉謀備略洞入神鬼以鎮則有制以戰則有威魏
赫声振恒寰海斯可謂盛乎武事也文武吉甫佐天子贊襄使
姦臣賊子無萌芽於過乱者我尚書謂矣小人君子咸知幸甚
其一凡夫棲遁匡廬垂二十年讀書不及於豎儒把筆統過於
常談泯人世隣乎強仕斯亦

畏也然徒欲有遇妄之

之意愛大名慕大節懸芳竹帛為千古榮懃懃懇懇正為此耳
小子聆閣下之事業英姿豪韻迴如古人私心歡喜動作顛沛
况前旨稠疊猥賜誘喻令一至峴首一作追賞風景一作小生
何人當此珍重誠宜奔走拜伏旌麾間識征南之儀觀揖當陽
之談話凝襟滯想從茲泄露屬入夏多病氣力衰羸大雲始道
生路且遠瞻仰尊重魂爽飄然若望溟海未知濟涉如此誠激
何緣上達唯有簡牘可寄肺腸今故特差祗承人呂及自潯陽
專往奉狀塵獻鈴閣伏惟鑒察愚朴不責狂瞽幸甚幸甚候問
起居之禮謹俟異日此無多談

與崔郡書

朝愈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
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

者固前修文所以禦外物者也况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
出處遠近累其靈臺耶宣州雖稱清靜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
土不並以比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
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
約猶能不段其樂况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蓋在左右者耶所
以如此云云者以為足者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為得
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集無也僕者字
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為不久所
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宜集
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
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
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亦不可二字集凡諸此一作淺者

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集作伏考之言集作行而

無瑕尤窺之閫奧而不見珍域明白冰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

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不讀其精粗巨細出

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

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群拔萃無謂僕從何而得之也與足下情

意寧須言而後自明耶所以言者惧足下以為吾所與深者多

不置白黑於胷中耳既謂能粗知足口而復惧足下之不我知

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

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

賢愚無不說其善服集作服其為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

皇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璧之於

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梁也鱸集

集

膾也。齒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廼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以集作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肩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耶。未可知也。人因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菴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况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况又時有兼得者耶。崔君無怠。崔君無怠。批蜀集作本並作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於伊潁之集作水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視目去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鬢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強。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眼前。六字集作兒女滿前不能顧足。下何由得歸北。未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山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唯此之望。愈再拜。

文章上

與李那書

徐陵

籍甚清虛。常懷虛眷。山川緬邈。河渭像於經星。顧望風流。長安遠於期日。青要一作要。詩四月秀萋。漢書禮樂。豐年戒。鄭白露萋。草也。南子青女降霜。無用此事。為霜。君子惟宜。福履多愈。雍容廊廟。獻納便繁。一作蕃留使催書。駐馬成檄。車騎將軍賓客。盈座丞相。長史瞻對。有勞脫惠。箋繒慰其翹想。吾栖遲茂陵之下。卧病漳水之濱。迫以淹滋。難為砭

藥平生壯意竊愛篇章忽覲高文載懷勞佇此後殷儀同至止
玉人授館用阻班荆常在公筵敬祈名作獲殷公所借陪駕終
南入重陽閣一作詩及荆州大乘寺宜陽石像牌四首鏗鏘並
奏能驚趙鞅之魂輝煥相華時瞬安豐之眼上澤晻靄松竹參
差若見三峻之峯依然依然四皓之廟甘泉鹵簿盡一作在清
文扶風輦路悉陳華簡昔魏武虛帳韓王故臺自古文人皆為
詞賦未有登茲舊閣歎此幽宮標句清新發言哀斷豈止悲聞
帝瑟泣望羊牌一詠歌梁之言便俺盈懷之淚至如披文相質
意致一作橫才壯風雲義深淵海方今二乘斯悟同免化誠疑作
六道知歸皆踰大一作宅宜陽縣名之作特會幽衿所覩黃絹之
詞彌懷白雲之頌但恨賒遠二字一作者開遠幾擅特高峯開上羅浮康
公懸溜不獲銘茲雅頌耀被幽巖循環用忘飢握之不

置怕如趙璧翫之不足同於玉枕京師長者好事才人爭造蓬
門請觀高製軒車滿路如看大學之牌街巷相填無巽華陰之
市但豐城兩劍尚不阻來韓子雙環必希皆見莫不以好龍無
別木鴈可啗載望瓊瑤因之行李金風已勁玉質宜調書不盡
言但聞文繫徐陵頓首

荅書

李那

繁霜應管能響豐山之鍾玄雲觸石又勤流泉之奏矧伊物候
且或冥符况乃矜期想忘道術楚齊風馬吳會浮雲行李無因
塵音不嗣殷御正御正銜命來歸嘉言累扎江南橘茂蘇北桑
枯陰慘陽舒行止多福足下泰山竹箭浙水明珠海內風流江
南獨扶風計吏議折祈祥禽平陵李廉辨誦文約况復蕭藻星
鋪雕文錦縛風雲景物義盡緣情經綸憲章辭殫表奏久以京

師紙貴天下家藏調移齊君之音韻改西河之俗豈直楊雲藻
翰獨留千金嗣宗文雅唯傳好事僕世傳經術才謝劉歆家有
賜書學匪班嗣弱年有意頗愛雕蟲歲月三餘無忘肄業戶牖
之間時安筆硯頻眉難巧學步非工怕經牧儒之機屢被陳思
之誚羞逢仲子類居山之鼓瑟屢見子將同本初之車服不謂
殷侯虛談成價遂同市鼓輕嚮雷門燕石空雕終慙比楚翬
雖拂實愧棲桐豈若邯鄲舉袖雅聞變曲協律飛塵必應不顧
是以日南實且遙望歸秦合浦文犀更希還漢芳春行獻鴛矣
鳴矣懸稼之床置長安之驛厚築墻垣思逢鄭僑之聘工歌周
頌佇奏延陵之樂書繒有復道意無伸李那頓首

荅李顥之書

徐陵

近謬枉清音無申窮眷忽辱來告文製蕪美君山西盛族素挺

風流河北辭林人一作人本所嗟貴子栢虛產寧不敬期伯皆倒

屣固以相屬一日復其草土思弊衣居披訴清顏但覺刑穢之

輔之量不負高名王佐之才信表夫骨孺子之榻雖其可懸仲

康之車弥軫常眷孤子皆緣素乏叨造皇華今日形容無閑夫

壤殘光炯炯慮在昏明餘息綿綿待盡鍾漏安可以樹楊名士

遊處盛賓來喻泰高如為善謹文艷質寡何似上林華而不實

將同桂樹但忘年之歎昔有張裴一作華隣國之交非無嬰扎儻

哀駘可悅甕盎非疑方願投衿庶比傾蓋頃陳陽之疾歲增深

羊枯之病秋冬弥劇且年光道盡觸面崩心扶力含毫諸不申

具孤子徐陵頓首白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听防嗜慾塞其邪放之心

上隋高祖革文垂書

李諤

導一作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為訓民此史之本詩書禮易為

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莫大於此其有上

書獻賦制誅鑄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勲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

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薄一作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

道好雕蟲之小藝下民一作之從有同影響爭一作統騁文華遂成

風俗江左齊梁甚弊弥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

尋虛遂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

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取一作擢士

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逾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非未窺

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義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

何曾一作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勲業一作績指儒素吉

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

構無用以為用也指本逐末流遍天一作華壞遞相師祖久而逾

愈一作丈扇及皇一作丈隋命受聖道聿興屏黜輕浮此史作浮遏止華

偽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縉紳叅廁纓冕開皇四

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

之文表華艷付所司治此史惟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此史作道

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

外州遠縣仍踵弊選吏舉人未遵典則宗黨稱孝鄉里一作歸

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

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

盖由縣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

糾察若聞風即効恐挂網者多請勒有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

具狀送臺一作隋書本傳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九

登仕郎胡柯鄉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

書十四

文章中

報三原李少府書一首

答貞半千書一首

與常侍御書一首

贈李舍人侍君書一首

贈包中丞書一首

答揚湖南書一首

代李侍郎與徐州張尚書書一首

代辛將軍與普潤劉尚書書一首

與劉評事伯芻書一首

寄李翱書一首

答崔立之書一首

答皇甫湜書一首

報三原李少府書

崔融

僕去夏遣征徂秋疾止於舍弟圓處辱吾子贈書撤函敷紙恬
神靜諷龍文陽發居然異氣射人律雄鳴自有奇音震物是何

詞裁清雅與旨奧深一作黃縑白鍛吐其文玉篆銀鈎艷其彩

超超美輪上陵於八十五篇婉婉成章不疑作該於五十六字

心虛密會許予以煙霄鳶鳳之交景氣潛通博我以風雨魚龍

之感雖日不效竊所庶幾下走材不逮於中人名謬參於下士

頗亦希達者之陳跡慕君子之遺風何不勤勤於接賢急汲於

結善見一才庶塞裳千里聞一德期負笈七州而心跡相妨竟

未之致也且僕之於君早欽風素子未知僕載勞翰墨同聲相

應可謂知言庸詎知哉是何言也善乎東方生有言曰士大夫

相知何必垂髮齊年附手塵遊僕每攬此嘉其旨氣重其達識

斯可謂之知言矣足下博聞強學豐才膽思以為魏蜀名遊吳

鄭奇節不獨於古可生於今若高明之禮樂大器足并吞於八

九若下走之瓶罍小才豈與言於萬一然才器雖不足揆風尚

或可思齊區區之誠有望於此耳夫黃金之為寶也重矣而重

或鏗之白玉之為璞也直矣而眾或非之木秀於林堆出於岸

者卒為風波所擊材出於眾行高於人者必為時俗所議以孔

宣之德也而招毀於武叔以周公之德也而見疑於管叔此古

而有之子何為恠者若吾子之蘭薰雪白水清玉潤一作思變通古今

雪增加然後知松栢之功陰陽薄蝕然後知日月之明涅而不

緇磨而不磷者此非其效歟嗟乎王事不遑行役無定及君降

止伊余載馳庶將自過黃叔度不意來尋陳仲舉參差不展踰

踏為勞而吾子沒交直造余室弱季愚者因此得聞夕飽儒珍

朝充道味南指有資於先覺北面頓廓於初蒙成人之美君子

之務也遂令齊聲五對嗣美一枝名登甲乙之科身預賢良之

末此非儒資之効歟僕志尚幽閑休業踈族自拘文墨屢學栖
 遲院草侵階而不難惜其十步有芳也庭樹當軒而不徒重其
 一枝可巢也素琴委篋絃上之聲勿取也道書盈架物外之情
 足徵也此僕之不能忘懷聊復耳爾子矜余以傲吏誇我以高
 人多見其玩人來德者也僕少乏文章長微學藝緣情体物誠
 所不工彫朽礪鉛有時牽拙直將歌其勞事豈欲冒彼知音而
 吾子廣肆裒揚深加提飾上揆飛龍之奏旁援儀鳳之音語人
 必於其倫在何可一作至此足下德擅宗師名推雄伯文高積
 玉昇學日以照天光韻警鏘金激思風而吹地籟至若山柱河
 官之作珠胎晁氣之篇並登作者之心每諷詞人之口竊需餘
 論久已懷音重芳賜簡殊深荷載謹當藏之於篋書之於紳奏
 以周旋期諸永久僕自恭承絲扎握玩瓊章筆硯俱焚神氣都

盡所以遲迴曠日俛仰窮年者抑由於此矣亦將性不好書往

賢之通論言非盡意前哲之美談苟意得而言志冀神交而道

合耳而競疑竟不能以已者恐爽無言不訓之美一作云耳一作

幸相知心期要以會面景山足下勿我棄遺敬慎德音邀君歲

暮耳當今六月頽暑三時隆赫敬相出忠入孝自公及私養親

以祿効官以智邕邕然致足樂也僕拙於揮翰行復推遣未卜

清言良深太息不且崔某白

答負半千書

駱賓王

張評事至止所惠詩及書把玩無馱暫如有敘上言離恨下勗
 交情篤以猛風乾蘇之談弘以驟雨濕薪之喻雖聞義則死道
 孝於子而擬人則失事均乎翫物借如誠說蓋足下之不知言
 儻或剽談豈吾人之仰望矣夫鯢之為魚也潛碧海咏滄沅沉

鯁於澗集作海之中掉尾乎風濤之下而濠魚并鮒自以為可得

而齊焉鵬之為鳥也刷毛羽恣飲啄戢翼於天地之間死頽乎

江海之畔而雙鳧集作乘鴈自以為奇得而襲焉及其化羽墮

天搏風九萬振鬣集作鱗橫海擊水三千寧假力於槍榆在藻集作

寧肯假輪於鎗資汀渚集作江濱涓流之水侯窟集作屈堞揚塵之風

哉故張子房之達人也擊水搏風之適焉朱買臣之屈已也戢

翼沉鯁之致焉足下雅得古人之致不乏先賢之適自守莊筌

無嬰魏亦寧不知在藻槍榆之力非擊水搏風之助哉而詞旨

勤勤深所未諭盍言尔志豈若是乎夫人生集作問百年物理千

變名利寵辱之情立矣愛憎毀譽之迹生焉其道在則尊德成

而上幽貞為虛白之室靜然為大玄之門知軒冕是償來之物

悟榮貴集作非詎力所致苟斯道不墜集作墜亦何患乎無成而

圖僥倖於權重之交養声利集作言於眾之口斯所以揚朱徊

徘徊於岐路院籍怵惕於窮途嗟乎露往霜來歲華不待山高河

廣離意無時桂樹寒花公子去而忘返松巖春早王孫遊以不

歸去矣負生遠離隔矣音塵不嗣情甚集作其勞矣畏客藏吞靜

躁殊矣惠而好我無密尔音

與常侍御書

近辱書問兼示新書清心滌靈迴視易听靜以究微婉有義可

激悅以觀殊姿外容奚施徒見風雲相馳金玉交映曾不旋踵

澤人之思一至此於甚大惠也真翰林之所可法豈不才而獨

寶耶尋呈康子初云未見繕寫將送適遇有來遍示幕中無不

嘉歎緣家累詣府求醫重陽之前當復北縣旬日之後便赴上

都良覲無因此雅歎叙珍重珍重人使不断絕也轉憑司錄馳

白不一于邵頓再

贈李舍人使君書

釋畫 即皎然

自湖上一辭十有餘載公為貴方伯畫寂在空林出處殊踈音
塵不接蓋理然也畫從辭後自謂年多志固名踈道親唯慕空
門若有所詣然未曾遇一知己嘗戲為一章自詠曰樂音禪心
似蕩吾道不相妨獨悟還歌笑誰言老更狂昔謝太傅每賞支
公善標宗要若九方堙之相馬略其玄黃而取其駿一作俊逸畫
今日於公即道林逢大傳之秋也又畫於文章理心之外或有
作意在適情住樂雲泉亦何能方健羨於其間哉頃自目疾相
嬰濛濛如隔煙霧兼忠脚氣行李不追作承至止病士不獲躬
詣門闈披敘離闕形碍神往有所恨也謹馳狀兼簡雜文畫住
野思拙機淺忽若偶中風律於期匠者賞鑒不遺幸甚幸甚釋

畫白

贈包中丞書

其人

改年伏惟求感罔極畫之理心本在忘情及經節序罔然悲愴

去歲馬某

一作

往已奉狀計上達孟春猶寒伏惟中丞尊体萬

福即此畫蒙勉一昨見秋晚離披菊一章使畫却顧鄙拙畫欲

焚燒凝思三復彌得精旨中丞寄重任大堆披日盈而言詩至

此意非凝心悉到耶令海內詩人以中丞為門賢與不肖雷同

願登仰測中丞為之心同進善而非不工也畫無西施之容不合

輒議西施之美然心之服矣其敢蔽諸今之馳踞實有所薦有

會稽沙門靈徹年三十有六知其有文十餘年而未識之此則

聞於故秘書郎嚴維隨州劉使君長卿前殿中皇甫侍御曾常

所稱耳及上人自浙右來湖上見存並示製作觀其風裁味其

情致不下古手不傍古人則尚之嚴劉皇甫所濤今所覲則三
君之言猶未盡上人之美矣讀其道邊古墳詩有松樹有有死
枝塚上唯莓苔否門無人入古木花不開春范秘書作則有綠
竹歲寒在故人衰老多雲門雪夜作則有天寒猛虎叫嚴雪松
下無人空有月千年像教人不開燒香獨為鬼神說石圯山作
則有月色靜中見泉声深處聞題季尊師堂則有古觀茅山下
諸峯欲曙時真人是皇子玉堂生紫芝題曹溪能大師蔣山居
則有禪門至六祖衣鉢無人得登天姥岑望天台山作則有天
台衆山外歲晚當寒空有時伴不見崔嵬在雲中傷古墓作則
有古墓牌表折荒壠松柏稀福建還登黎嶺望越中作則有秋
深知氣正家近覺山寒九日作則有山僧不記重陽因見茱萸
憶去年宿迤平津懷古作則有今非古獄下莫向斗間看又有

山邊水邊待月明暫尚人間借路行如今還向山邊去唯有湖
水無路行此僧諸作皆妙獨此一篇使畫見欲棄筆硯伏惟中
丞高鑒弘量其進諸乎其捨諸乎方今天下有故大賢勤王輒
以非急于諸視听亦昭愚老不達時也然上人秉心立節不可
多得其道行定惠無慙安還嘗着律宗引源二十一卷為緇流
可疑歸至於玄言道理應接靡滯風月之間亦足以助君子高
興也晝疾弊未斯奉展伏深瞻望近應府三五首謹憑灵轍上人呈
牽慕思蹇多慮迷錯所希宗匠一為瑕幸甚幸甚晝白

卷揚湖南書

權德輿

使至蒙惠寄制集序發函喚然盈耳溢目弘麗博原怛夷章明
如黃鍾大王慶霄天籟竒采正声鏗鏘照耀六辨可謂作者之
表方駕古人忻懼駭悚嘆無斁甚盛甚盛但根本不稱獎飾非

宜以此為推文至鑒之累如何如何書命者古先哲王之所以
發德音而賦百職也在易曰在以施命告四方書曰誕告萬方
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故君陳君牙畢命罔命之作皆直而
文簡而誠含章而不流漢廷亦云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其重如
是而鄙人忝焉使感聖之文明不典謨訓詰罪在薄菲其敢逃
責於多士耶昔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愚
雖竊知之之道而職命所拘不能不一無此字俟終日而勇退日踐
復行之過至于九年暴於四方為所觀笑此所以慙媿於古人
也亦思人生世間當志於遠者大者豈數數然文粹作慎精耗神
攘竊文字而猶力不足不逮雖三益直諫之道久廢獨不媿於
心者文粹作乎晷休沐之愚子呈閱且以有大朝中外之授受土友
遷除之歲時歲不許妍蚩相從以類初不敢以制集自命但全

其文而已因其猥多分列弟卷又覩然以序引奉煩者誠以承
眷之深而心仰雄伯使夜光冠於魚目永為子孫秘藏非敢効
太冲三都而求玄晏發之之道也及覽鴻麗之作無非溢集本之粹
作逸言追思內訟已無所及使鄙人涉弊第自見之患陷作者於
王苞無當之嫌一不敏而相交來何言也伏以門中忠節敘周
述詳因小生之無似揚先德於不朽伏讀感咽何啻仰酬結於
肺肝沒齒無極又德音密宥皆出自中禁而西掖所掌止於命
官今序中所言霈王澤燭幽滯振刑典申肅殺揄揚弘大務極
其言則虛美之中又為虛美所冀盡去過談方敢受賜耳故吏
部李貞外三文寓書於柳秘書求為後集序此賢達所不能忘
懷也但移言失實如楚越之相遼異時見譏於通人則復為累
亦輒為閣下良規非止於自謀也左曹許公範二紀已來過於

賞愛鄙人每以逐臭况之今又遇閣下此作索多昧理忽復自
疑幸無泥於眷私而臧裂公是二字之是所望也載之再拜六
月二十五日

代李侍郎徐州張尚書書

奉別紙示諭眷待殊異規畧端明究忠義之苦言暢經通之雅
旨皆足以感動朝野光映古今一字之貴可懸於千金終身佩
之何啻於三復甚善伏以尚書才膺間出識蘊生知地承勲德
行在詩禮自家達國移孝為忠受任先朝克荷崇構控喉襟之
地成節制之師動必動王志皆憂國忠實彰於行事義聲感於
旁隣布在人淫溢于時論鳴鶴有和鼓鍾必聞聖上神武聰明
惟新覆燾勵精戎事注意藩隅方云陋以旁求况勲賢之自着
何患乎誠不止達道不大光宣大阿之利用窮彛鼎之威烈者

乎某以寡薄謬膺寄

集作重

任成之重撫事知慙徒欲盡愚稟悉

集作陣

鄙見策巧磨鈍廢効涓埃竭誠捐軀少酬恩愚知我者寡

同志實難頃在江西過辱厚意常懷慕仰頗歷歲時昨者以私
監千禁漸耗公利汴州滯運屢稽軍期忝當戎司每積愛負輒
率誠懇粗申條例網羅盜敗集作耀節宣通渠濱託眾賢敢專獨
見果蒙弘至公之量推急庸之心率先使伯首贊王度許以別
設方略大為隄防寃絕姦源通利國漕神之聽之言可復於天
地有始有卒事必立於邦家佇觀莫大之功以成不朽之美諸
侯師表天子腹心千載一時成無典讓某奉職之分受賜弘多
拳拳寸誠風夜欣止幸甚幸甚徐修宜並在使者口述伏惟昭

悉

代辛將軍與普閏劉尚書書

前人

某性質鄙昧智能無取承籍門緒早蒙驅策盡卒軍府備嘗險
艱徒竭犬馬之勞詎濟弓來之美家構未克國恩未酬而謬典
禁司職唯待衡良時自晚宿志莫申憤血猶剛憂髮先白加以
稟性寡合知音實難其心此生長鳴靡記豈科尚書推弘深之
量啓特達之心愛念不遺眷知益重非者四牡乘覲萬乘虛襟
勞求將帥之臣佇清至公之鑒然則蕭何之稱必在韓信孝文
有問宜薦雲中而丹墀對敷首汲庸瑣敷陳本末獎飾逾涯達
其忠義之誠許其遠大之致雖躬論志業自瀝肺肝纖悉周祥
豈能及此遂使鬱堙之志允達於宸聰樗朽之材或孚於帝念
言發九昊之上聲聞四海之中行得舟航生生羽翼雖管鮑在
齋哉深知我之感五貢仕漢有切彈冠之善方諸今日未足為
喻不圖知己之至於斯義激血誠思纏骨髓每一念至不覺涕

流淚首糜軀豈能報德唯當竭誠砥節服義懷仁奉以周旋居

之造次貞

集作青

松得地方見於歲寒皦日在天願明

集作聽

其誓

死生

集作生死

幸甚幸甚屬有負薪之疾未申拜賜之禮瞻荷之至

感懼薰深拳拳下情未知所措稍任行李即冀趨謁伏惟照察

此二篇英華舊本合而為一故其首尾不全今因集本
足之但賓之文章門亦所未喻

與劉評事伯芻書

符載

聆夫子之善聲滿盈矣世且多故無緣會覲開襟嚮風勞止如

何余友蘭陵蕭易簡篋中獲足下所製窮達

一作通

沐高韻孤峙

詞趣淵密探聖賢性命之際究天地否泰之理因知殷紂之黃

屋不爲通也顏子之陋巷不爲窮也使百世君子知道益明守

道益堅不汲汲不戚戚從容中道斯立言之由也顧惟短才謬

嘗為文伸紙始竟百骸清快欽把既久無可自道因豫章王兵曹往聊寫梗槩不盡慨詠之萬一耳

寄李翔書

裴度

前者唐生至自滑猥辱致書扎蕪獲所既新作二十

集本文粹作二十

篇度谷流也不盡窺見若愍女碑烈婦傳可以激清

集作揚教集

勤義喚於史氏鍾銘謂以功伐名於器非為立器為銘與弟正

辭書謂文非一藝斯皆可謂救名之失廣文之用之文也甚善

甚善然僕之知弟也未知其他直以弟敏於學而好

集本文粹作至於

文也就六經而正焉故敏遇名輩稱不容於口自謂弥久益無

愧詞竊科弟亦

集作當字

以直諒也見待下以悅媚相容故不唯嗟

悒

集作悒

亦欲商度其萬一耳若弟擯

英華作揭非

落今古脫遺經藉

期則如獻白豕何足採取若猶有相述則願陳其梗槩以相叅

會耳愚謂三五之代上垂拱而無為下不知帝力其道

集作澤文粹無

此漸被於天地萬物不可得而傳也夏殷之際聖賢相遇其文

在於盛德大業又鮮可得而傳也厥後周公遭變仲尼不當世

其文遺於冊府故可而傳也

於文粹無於字

是作周孔之文

文粹有也字

荀孟之友左右周孔之文也理身理家理國理天下一日失之

敗亂至矣騷人之文發憤之文也雅多自賢頗有狂態相如子

雲之文也譎諫之文別

文粹作字

為一家不是正氣賈誼之化文成

之文也鋪陳帝王之道昭昭

集作然字

在目司馬遷之文財成之文

也馳騁數千載若有餘力董仲舒劉向之文通儒文之也發明

經術究極天人其實

集作餘

擅美一時流譽千載者多矣不足為

弟道焉然皆不詭其詞而詞自麗不異其理而理自新若夫典

謨訓誥文言繫辭國風雅頌經聖人之筆削者則又至易也至

直也雖大彌天地細入無間而寄言言怪語來之或有意隨文
而可見事隨意而可行此所謂文可文非常文也其可文之何
常之有俾後之作昔有所裁準而請問於弟謂之何哉謂之不
可非僕敢言謂之可也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止於至善矣
能止於止乎集本文粹若遂過之猶不及也觀弟近日製集本文粹
制作大旨常以時世之文多偶對意集文句屬綴風雲羈束聲
韻爲文之病甚矣故不惟詞遠志集本文粹一以矯之則是以文
字爲意也且文者聖人假之以達其心達則已理窮則已非故
高之下之詳也略之也愚欲去彼取此則安步而不可及平居
而而不可踰又何必遠閔經術集文然後騁其材力哉昔人有
見小人之違道者恥與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衣
冠帶以異也不知其倒之反之非也雖失於小人亦異於君子

矣故文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淺深不在其傑章句隳廢

集作聲韻也人之異在風神之清濁心志之通塞不在倒置眉

目反易冠帶也試用文粹作高明火納庸妄若以為未幸不以

若言見革無集本文粹惑雅僕心慮荒散百事罷息然意之所在

敢隱於故人耶昌黎韓愈僕識之舊矣中心愛之不覺驚賞然

意之集本文粹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云恃其絕足往往奔

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為戲可也乎可矣乎今之作者不及則

已交之者當大為防焉耳弟索居多年勞想深足窮陰凝洩動

息何如入奉晨昏之歡出參帷幄之內集本文粹固多適耳昨弟

來集字欲度及時干進度昔歲取名不敢自服集本文粹今孤莞

若此遊官謂何事不復能從故人之所最耳但冥力田園苟集

省過英華誤朝夕而已然待春風微和農事未動或當策蹇謁

賢大夫兼與弟道舊未爾間猶希尺牘珎重方書無論粹集本從表兄裴度奉簡粹集本

答崔立之書

韓愈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爛笑天下之所皆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捐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德之矣雖僕亦固望於君集作子不敢望一作於他人者耳然向有似不相曉者者非固一作故欲發余乎不然何乎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念書為令狂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已也及年二十時若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為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遺之

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詩賦策等以相視僕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來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詞遷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也私怪其故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三試於吏部以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因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蜀乎俳優之詞顏忸怩而心不寧蜀本者數月既已為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耻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為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乃得觀之余亦無世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詞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文粹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進於集作是選僕必知其懷蜀本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蜀本

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之中僕必蜀本知其辱焉然

彼五子者且使生一作出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

何如哉肯與夫斗筭者决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故

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且蜀本裘葛養孤窮也其

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

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為必俟良工集作二人之剖

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則雨集作雨則足而不為庸集作痛且無使勅者

再則集作雖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舍此而無門哉

足下謂我必待此而後振集作進者尤非集作非先相悉之辭也僕之

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則足下無為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

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蜀本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

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所集作且潛窺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

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陔而求之若都不可得

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者賢人哲

士之集有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奸諛於既死發潛

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為僕之玉凡幾獻

而足凡幾則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別集作之刑信如何也

答皇甫湜書

李翱

辱書覽所寄文章詞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者自別足下

來僕口不曾言文非不好也言所益衆亦未信祇

足以招詔謗忤物於道無明故不言也僕到越中得一官三年

矣行能寡薄文粹澤不被月物費官錢自度終無補集有

累求罷去尚未得以為愧僕注不解諂佞生文粹不能曲

事權貴以故不得齒于士林而足下亦把屈在外故略有所記
凡古聖賢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着書以其事業存於制度
足以自見故也其着書蓋道德充積阨催於時身卑處下澤不
能閔物耻泯而燼滅又無聖人為之發明故假空言是非一代
以傳無窮而自光輝於集作于後故或往姓有着書者僕近寫得唐
書史官才薄言詞鄙賤不足以發揚高祖太宗列聖明德史後
之觀者文彩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為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
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難文宣二一作帝為優自
惠景以集作已下亦不皆明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跡灼然
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叙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
其讀書之詳也足下讀范曄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熟
何如在丘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温習哉故温習者事跡彰而罕

讀者事跡晦讀之跡數在詞之高下理必照也唐有天下聖明
繼於周漢而史官叙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為况足擬望左丘
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僕所以為耻當滋得於集作于時者雖負作
者之材其道既能被物則不肯着書矣僕竊不自度無位於朝
幸有餘暇而詞句足以稱贊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行迹灼然
可傳於後代自以為能不滅者不敢為讓故欲筆削國史成不
刊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為本群黨之所
謂為是者僕未必以為是群黨之所謂為非者僕未必以為非
使僕書成而傳則有富貴而功德不着者未必聲明於後貧賤
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烜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誅謂奸諛於既死
發潛德之幽光是翺心也僕文彩雖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馬子
長足下視僕叙高隱女楊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耶

仲尼有言不有弈博者予為之猶賢乎已僕所為雖無益於人
比之博奕猶為勝也足下以為何如哉古人賢聖當仁不讓於
師仲尼則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又曰欲無言天何言哉孟
軻則曰余之不遇魯侯天地藏氏之子安能使予不遇哉司馬
遷則曰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俟後聖人君子僕之不讓亦非
大過也幸無翺再拜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